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第三十五冊



濟南府志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重修閔子墓祠記

國朝提督順天學政

蕭惟豫 德州



予嘗讀廣輿記徐州之龍城有所謂閔子墓者茲何以復見諸歷山之麓耶聞古之有道德者身既沒而門弟子多藏其衣冠築墓事之然則龍城豈其儀墓茲乃所謂幽窆也耶夫由春秋以迄今非一人矣曲阜而外三千七十七中其墓之若堂若坊若斧形者猶有幾存而閔子之墓何竟遙相望也豈非以其賢哉甲午秋予以闡試客歷下邀諸同人展拜其地顧瞻祠宇壞柄几筵剝蝕於風雨鳥鼠維半畝佳城樵牧有禁而荒烟斷壠翁仲半枕亂草中予為太息者久之乃言於眾曰以古賢人孝子之墓與祠而使蕪廢若是耶令予薄有力當不惜捐金修葺之予於是科適報雋心竊喜以為此後應能酬予願及乙未竟下第又二年始成進士蒙世祖皇帝殊眷俾以庶常讀中秘書羈身輦轂不獲復為歷下之遊而曩日之願遂成予虛矣然實心注之時以言於人有陳君諱美舊宦太原經歷與長公文學王庭竝近時古君子低回於閔子之墓與祠者蓋與予不謀而同因慨然舉事庀材鳩工費以千百計役垂竣矣聞予之曾有此願也不自以為功馳千里書令予與為終焉予不禁躍然自慰幸予之得終此願也捐金佐之時已今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一

上乙已矣雖十年之願得此一酬然非陳君父子抱獨為君子之恥不

幾令生平景仰前賢慨嘆荒隴為有餘憾也耶碌碌因人成事陳

君父子雖不以此愧予予自愧也閱子之行載在論語家語者雖三尺童子皆知之予不暇贅述予之初願而陳君父子之所成於予者如此更望後之人踵事而日增之令億萬世之過墓生哀入廟起敬以相感於無窮也是又予之願也夫是爲記

七忠祠記

提學道 施閩章 愚山

士君子仗義成仁以身殉國九死而不悔者豈役於其名哉而後人之悲思者往往勢不能禁時不能移崇卑隱顯無所歧視聞風稱慕咨嗟涕淚不已者無他激於義動於誠而不自知其然也濟南舊有七忠祠以祀建文死事之七人其人爲兵部尙書鐵公鉉禮部尙書兼太子太保陳公廸刑部侍郎胡公子昭都督僉事平公安都督府斷事高君魏東平州吏目鄭君華濟陽縣教諭王君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二

省以數公先後捐軀皆嘗有事於茲土者也萬歷三十九年巡撫黃公克纘謁祠始黜平安進監察御史丁君志芳謂平安就擒會事文皇帝爲大盃都指揮使及帝罔無恙始自經死故也嗟乎平安血戰奮不顧身文皇幾危者數矣不可謂不忠而以其死較晚隱忍糜節君子斥之若丁御史潛遣妻子不屈而死族人諱忌且百年陵谷遷徙臺使者始表祀之得與七人之列何其義終不泯也豈不可懼且勸哉方文皇之乘勝而南也若疾風捲簾旦暮渡淮而濟南爲天下之中地所必爭鐵公時爲布政司參政輓芻粟收潰兵與胡高諸公死守濟南兵圍數匝及三月不下當是時文皇欲引兵北還向使天下得鐵公等數人靖難師必不南而卒以身殉天也予至濟南問鐵公始文皇入城懸板幾中處卽今西門

也未嘗不仰首嘆息泣下又聞公誓師水面亭高君賦詩見志述
一時忠勇之士甚眾其人姓名或傳或不傳痛惜久之而陳公抗
節死最烈先是曾爲山東左參政多治蹟濟人思之與鐵公等故
七人者不出百年立廟血食生氣凜然可以見忠義之感人歷久
而不替也自萬歷至今垂五十年地數苦兵求拜其祠而已化爲
芻牧之場矣按祠碣故有祭田閔章請於臺使者徵祠田二年之
租益以諸公之捐橐刻期修繕丹楹崇宇視昔有加鄭王二君秩
卑皆鐵公屬舊附別祠於東廡祭者不至穢褻尤甚予謂鄭君嬰
城死守王君以頭觸柱義至高合而饗之隆其祀也位則東西侍
昭其等也廣其別祠爲前楹窳其宇也祠田凡六十八畝歲租畝
一金有奇以供祠事可永不廢主者忘失其業履畝而復之者爲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三

分巡濟南僉使陸君朝英而庀材鳩工則都使司李君承恩之力
最多云

祭閔子廟文

施閔章

於乎道岸嶄嶄而莫登兮繫庸行其實難惟先生之純孝兮愾乎
動尼父之永歎九嶷起於門內兮菀枯分於屬毛彼虞舜之齊慄
兮於野尙聞其呼號何內外之無閒言兮樂家人之陶陶抗干旌
而高蹈兮將汶上乎遊遊旣春秋之綿邈兮慨陵谷其遷移期幽
隧以改寃兮胡姓字之前知荒祠閱其書閉兮走几筵之伊威感
音徽其猶未歇兮零予涕兮沾衣岱雲揚其飄忽兮颺霓旌兮桂
旗陳椒酒兮一卮魂髮髯兮來歸

出歷下城東走可三里許煙沙荒漠絕無村巷有祠頽然孤處其
閒門垣漸圯入而瞻仰有像衣冠儼然廡下碑版屹立讀之知爲
先賢閔子祠余於是整衣肅拜記稱宋熙寧七年濟南守李肅中
建此祠其先有黃大守者濬小清河至華不注山下得石棺棺上
有題黃因葬之高原其事甚異今墓在祠後祠亦經一再修俱記
於石越今幾數十年風雨之剝蝕樵牧之雜處棟宇不飭俎豆奚
敢余怒然傷之豈非司土者之責與夫閔子之以孝稱爲宣聖所
嘉嘆故聖門德行特列首科十哲之配徧崇廟享况今

聖天子

躬隆孝德以孝治治天下盡薄海內外胥俾篤天親而講敦叙
以率先聖賢之教孝如閔子祠墓斯存正斯人服教之鄉豈令廟
貌弗崇使觀感者有以興起乎且重道崇儒首隆於當宁闕里爲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四

我夫子衣冠劍佩之地 帑金渙發輝煌殿庭爲振古所希觀則
凡賢哲之所留遺爲人世流連嘖慕之不置者職當其地宜與表
章况賢如閔子又遺祠宛在也余乃出俸錢庀材鳩工剝者整之
欹者直之頽者增飾之埋廢者版築而復構之閱月而告成先賢
靈爽或妥或侑夫余忝司嵯職非司土然而爲子爲臣亦嘗服習
聖賢之教敢不仰體我

皇上

孝治之深思重道之精意隨所處以自効歟故特於閔子祠捐修
是亟亦將望後之官歷下者繼余之意時加整焉以崇起教化弗
使名賢遺蹟委之荒煙蔓草詎不幸哉是爲記康熙三十二年歲
次癸酉重陽前二日山東等處都轉運鹽使司兼理鹽法道運使

李興祖撰

重修禮樂器及增樂舞生碑記

巡撫 王國昌 瑯琊

修廢舉墜守土者之責也况值右文之世我

皇上聖由天縱統備君師尤於洙泗心源後先證合以故禮極尊崇闕

里則

躬詣也修廟則

發帑也

親題萬世師表之額

御製重建聖廟之碑裔裔皇皇超軼千古如此其至則凡有事泮壁者

當敬體

皇上重道崇儒盛心春秋釋奠禮明樂備詎可視為具文漫不加整飭

乎第自己卯冬瞻仰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五

御碑星赴曲阜得登

夫子之堂觀車服禮器低徊不能去歸念濟南為都會之地近

聖人之居祀事加虔首先文廟而俎豆不完宮懸失次翟籥無章非

所以光鉅典也越明年商之藩臬兩君慨然以修明禮樂為已任

余捐俸為之倡司道府廳各捐俸金和伙助祭器自簞簋鼎罍犧

象雲雷洗坩釜登之屬樂器自編鐘編磬應鼓鼗鼓琴瑟簫管壎

箎祝敔之屬闕者補之敝者易之窳者修之至於迎神徹饌送神

望瘞曲奏咸和皆無舞莫帛初獻亞獻終獻曲奏迎和安和景和

皆有舞此大成之制也樂分八部一成樂部二歌部三擊部四絲

部五吹部六舞部七引導部八設懸部統名為樂舞生舊額數如

曲阜分為五六七名因招募歷城章邱齊河濟陽禹城臨邑長清

附近省城七邑之俊秀者充二百三十人之數念臨祭不無跋涉
執事各効勤勞爲免其徭役有志者送學道試以獎異之然使登
降無節綴兆不明雖備員猶虛設耳又寓書於衍聖公延闕里樂
舞生爲之教演至今歲春祭清濁宮商之協律抑揚舞蹈之中程
彬彬乎几筵燦陳聲容竝著非復曩日之簡略已此一舉也以安

聖靈以襄

文治以光鉅典而予得同藩臬諸君身與斯祭永觀厥成豈非幸哉
第踵事增華則可垂久遠視同泛常則漸歸廢弛不辭蕪陋謹獻
數言勒之片石以告後之來者庶禮樂不致淪於草莽而

聖主

建中和之極依永元聲得長留歷下灤水開也夫康熙四十一年
歲次壬午夏月山東巡撫瑯邪王國昌撰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六

雙忠祠記

范撫
李樹德 鐵嶺

忠義者乾坤之大維也鼎可遷社可屋鐘簠可移而惟此忠義之
氣足以感曠世之人心而不容泯滅其上則封墓式閭著爲國典
而下逮草野之民亦復歲時伏臘低徊想慕於其閒豈必其賢子
孫而後能然哉而賢子孫之官於斯土遊於斯地所以景前徽而
挹先烈者更可知也吾於宋韓二公之事有慨焉按宋公諱學朱
官山東巡按韓公諱承宣官歷城令當崇禎己卯濟南被圍二公
同心固守援絕城破遂死之事少定司事者以其狀聞賜卹賜廕
士民建祠於城西之仙台里代革祠毀僅存木主於房姓家康熙
四十五年郡人士復請於巡撫趙公世顯學使趙公申季章建此
祠達部得春秋永祀并入之各郡邑名宦祠中建祠之日有雙泉

涌出於庭學使名之曰雙忠泉誌異也初宋公之死也骸骨無存其子孝廉宋宓年甫十四號泣尋父尸乞恩請卹一時稱爲篤孝而子若孫繩繩繼起自宰輔卿貳以下登仕版者不可勝記皆則官於濟南者有孫原任濟東僉事宋廣業有從孫令濟寧僉事宋繼業宦歸而來遊者有孫原任紹興太守宋定業而韓公之孫與濟東僉事先後莅任者則爲濟東副使韓鎬兩姓之後文子文孫宦游接踵彼蒼之所以厚貞臣烈士而大其報施者昭然可睹也祠初成副使鎬方爲俎豆主卽置田二十畝付之守祠越數年太守定業僉事基業各出百金於祠西偏增屋三楹而定業之子今長蘆運使宋師曾出銀八十兩置田二十畝廣業之子廣東肇慶太守宋志益出銀一百二十兩置田三十畝爲修祠之用蓋賢子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七

孫榘角几筵愾聞僂見較之他人爲倍切而濟南土庶過其祠而致敬致慤者亦未嘗不如桐鄉之於朱邑峴首之於羊公也余不敏忝撫斯邦初下車卽致祭於二公飭守祠加灑掃題其扁曰成仁取義所以表揚忠義風厲末俗而太守定業與余交最善往來歷下時述雙忠軼事予益太息不置因綜其始末而爲之記歐陽公所謂欣賞忠義樂於紀次用得附名於石末言之不文非所計也於是乎書

雙忠泉記

提督學政

趙申季 毘陵

丙戌之夏山左六郡士大夫暨歷下之耆老謀所以重構雙忠祠者蓋爲宋韓兩公殉節于勝國先時士民旣悼其精忠復感其德澤特建專祠以崇厥祀旣而傾圮葺莽祠且易爲民居矣如是者

數十年至是值兩公之孫同宦濟南諏訪祠址復得木主於居民房氏家蓋七十年來故物也郡之紳士耆庶如見兩公且歎且泣乃速謀其祠之成卽僊台里之故址而經之營之涓吉鳩工眾手偕作無何忽有雙泉湧地瑩潔甘美見者聞者莫不歎爲靈異云爰構亭其上而徵余爲之記余思夫兩閒之大積氣爲之也氣之積也明則爲日月凝則爲山嶽噓而爲風鬱而爲雲蒸而爲雨浮而爲露發而爲雷爲電溢而爲川流而爲泉其在人也爲靈秀爲果毅爲慷慨激烈其精誠所極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而浩然獨行於天地之間故可自有而之無者亦可自無而之有以兩公當日誓眾櫻城登陴卻敵志欲扶傾大厦一時見危授命雖值時數之窮然成仁取義視死如歸此其氣之孤行獨往直足以撼日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八

星搖川嶽驚風雨而泣鬼神矣則今日建祠方始地卽效靈泉之出也安知非兩公浩然之氣沉鬱積塞於七十年以前一旦勃發其奇而自無之有者乎昔范仲淹知青州多惠政醴泉忽出洋溪之側感公德者蓋之以亭而表其名曰范公泉鄒浩之貶昭州也抵郡後患多瘡水甬掘井瓦礫之下得巨螯甘泉隨地湧出及還朝泉亦先涸此二公者一則以仁慈愷惠而澤流兆姓一則以正直耿介而遠謫蠻方俱足以致醴泉甘泉之應何況精忠報國動天地而格幽明如兩公者乎雙泉之出無足異也獨是范鄒二公猶以及身而致醴泉甘泉之應當時頌之後世傳之已爲古今來不可多得之事若乃淹鬱於數十年之前而表揚於數十年以後輿情允協廟貌重光而是泉也滂然而來沛乎莫禦一出而不已

再出而不窮以視醴泉甘泉之應不更有異焉者乎傳所謂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民不愛情者徵於此而益信矣然則是泉也莫爲潛之而若有以濬其源者兩公也莫爲導之而不啻有以導其流者六郡士大夫暨歷下之耆庶也自今以往泉水長清泉亭水峙仰瞻廟貌愜想風徽倘所謂源遠而流長者非耶是不可以不記

重修濟南府學文廟記

太僕寺正卿 戴 璠 郡人

從來有關於方輿民事者端賴良有司時其緩急慎其政典而後不至於缺且廢而况宮牆頽壁之重觀政者因之以計短長課得失其所係於令典至重也我皇上崇儒重道人文蔚起文廟在郡者太守主之在州邑者牧與令主之則鐘鼓籩豆之司詩書羽籥之習皆所以造德而育材自三代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九

建學以來於今爲烈焉濟南會城之廟修廢無常邇來漸就頽壞若大成殿若明倫堂若尊經閣鳥鼠穴隙風雨浸淫簷翬竟飛階草可鞠幸今方伯王公初下車謁廟日目擊心傷急爲重葺廟貌完備閉植松柏葱鬱成行可謂先其所急矣迨我郡守張公至五馬行春二年求瘼每省牲視濯步屨周視見啟聖有祠已掩蔓煙之逕烈塔爲廡幾成瓦礫之場戟門之戟搖風孺星之櫺臥地兩坊市近卑隘而失觀一木南來塞淤而藏垢而又雲坊零落不比歸立之靈光石橋圯傾莫詢環流之玉帶其何以稱齊州大都會而興起泱泱之風也哉惟公慨然嘆之復毅然任之曰是我之責也方歲稔而鳩厥工且庀材而求其備低者昂之而核題鱗如少者益之而秩楔翼如岬者甃之而湍激輪如丹雘翻新壁壘合度

巍嶽之勢凌雲宏麗之模蔽日益因之而實創也亦悉力以捐而民不知爲勞也昔李觀作州學記曰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譚禮樂以範吾民一有不幸先當仗大節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若其弄筆墨以微利達豈徒二三子之羞亦以有國者之憂噫嘻今之宮牆儼然頽壁儼然凡吾懷鉛握槩鼓篋橫經者朝於斯夕於斯其各勉爲敦率守先聖之道以俟其時則我守之功顧不朽哉張公諱振偉字御傳奉天襄平人已亥年三月興工七月告竣工料共捐俸九百餘金撰文者誰太僕寺正卿郡人戴璠也書丹者誰邑庠食廩諸生楊枝繁也督工者誰郡椽吏滿朝臣班之強也例得並書

濟南府學名宦題名碑記

戶部左侍郎

李永紹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十

考周秦以上無濟南之名有之自漢以親子弟王齊始夫濟南之地爲譚子爲祝爲肥子諸國孟子謂太公封齊限於百里此皆所云五侯九伯之地也自秦漢郡國以來維國有相若曹平陽之爲相則從其國維郡有守若蕭望之之爲守則從其郡不可紊也然濟南附郭省會不獨近代中丞大吏與方伯廉察諸寮專征弼教之治皆在也卽古之官於其地者若雋不疑龔遂皇甫規應劭顏真卿趙孟頫之爲太守李邕之爲刺史文彥博之爲宣撫匡衡之爲文學陸機之爲內史曾鞏范純仁晁補之爲州韓琦唐介之爲判蘇轍之爲書記范丹許達之爲令劉大夏潘季馴之治河鐵鉉平妄之爲布政使都使此皆載之簡編班班可考者嗣後循良賢豈無人但自明末屢被兵變文獻無存或傳其遺而不盡悉其人

或悉其人而不知其治績若以訛傳訛是謂欺世余自列史館見聞必考其真從不敢溢美將欲信今而傳後也茲者之建題名自漢始從人人之所共知者爲斷云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八月下浣之吉戶部左侍郎李永紹撰文

萬壽宮記

濟東道僉事

宋廣業

長洲

萬壽宮在濟東道署之西原鹽運司舊署以運使移居驛傳道署而濟東道兼理驛傳道事務乃以鹽署歸濟東道署中前二層爲拜牌朝賀之地然歷有年所頽塌不堪每至

朝賀各官席地而坐一遇陰雨俱張油幕立庭中大堂傾圮危如壘卵大門二門亦僅存其意而已康熙甲申六月廣業分守濟東南潞任見卽慨然曰釋道者流尙知修崇廟宇焚香禮拜我輩士大夫豈可以安設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十一

龍亭之所聽其荒廢至此耶遂捐貲修葺堅築四圍牆垣

朝堂基址增易棟梁建東西朝房

萬壽醮壇及大門二門前後四層共房二十九楹又修整照牆一座東西兩轅門閱三年而後成規模宏敞工程完固凡遇

朝參已無席地雨淋之患矣乙酉春

六龍東幸士民請建

萬壽亭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士民仰被

皇恩截漕養賑蠲租煮粥連歲饑荒藉以安集故人人感奮鼓舞踴躍

卽於

朝堂後啓建

萬壽亭亭內刊刻

皇上各恩諭石碑臺階高聳棖題煥然輝煌金壁照耀琉璃又加築圍牆修砌庭院甬路并前此廣業建造諸屋亦重施丹雘烏革鞏飛一如大內又於照牆兩傍立牌坊二座以肅觀瞻大中丞趙公暨藩司高公臬司葉公濟南韓郡守實贊成之遂為山左巨觀紳士敬顏額曰

萬壽宮朝賀之日堂廉秩秩環珮鏘鏘戊子三月十八日恭逢

萬壽聖節文武參拜萬民進宴諸技雜陳遠邇畢至肩摩轂擊填塞街衢可謂極一時之盛竝以傳不朽之業歷觀南北諸大省有如此其壯麗者乎是舉也始於廣業成於通省士民非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七

至德覃敷洪恩浩蕩孰能感孚若此歟

聖天子宵旰憂勤諸秉憲實心實政君臣一德上下和衷從此億萬年不拔之基千百世無疆之慶卽於此乎卜之矣廣業僉事茲土樂觀厥成士民請廣業為記不揣侷陋恭叙始末以彰

聖化以誌輿情云爾

創建劉將軍廟碑記

布政司
布蘭泰

山左民殷土厚所慮者惟水旱不時螟蝗為害我皇上御極以來勵精圖治百神受職又

命禮司令直省地方立劉將軍廟凡以國之所重在民民之所重在積而害稽者莫如蝗驅蝗者莫如神也維茲省會為六郡觀瞻尤不可不肅崇廟貌大興祀典予秉藩山左遂將前藩司李諱成龍書

院前堂改爲劉將軍廟以妥神庥其後樓仍奉李公位以誌甘棠
請於大中丞陳公商之觀察使董公僉曰允宜爰出俸資令濟郡
姚守董其事尙將軍像而崇禮焉每於丁祭次日用豕一羊一又
以月朔望令地方行香凡以爲民祈福也雍正三年歲次乙巳某
月中浣穀旦記

關帝改諡新廟記

巡撫 阿爾泰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皇帝允山東按察使沈廷芳之請

勅廷臣議易關帝原諡議上

欽定神勇二字布告中外於是綸音所播凡通都大邑下逮遐陬絕徼
靡不崇飾廟貌以易觀惟山東密邇畿輔奉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三

詔最先泰叨撫是邦夙仰靈威既敬書新諡顏諸廟中竝謀所以冠神
庥而光鉅典者屬沈君廷芳卽會城廟宇重加修葺竊惟

國家追崇賢聖發潛闡幽所以風厲天下者甚具而於神勇爲尤至
雍正閒既定例祀其先代又諱其名幾與闕里比隆而易諡之典
復見於今豈非顯晦有時軼羣絕倫之曩哲必待

盛世而益彰與夫

上之欽崇神勇謂仰其至大至剛之義浩然流行故能從艱危百折中
一以至誠生變化雷動風飛排折姦雄震懾華夏歸鼎於正統炳
大義於春秋崢嶸配道慷慨成仁其氣充塞乎兩關俾千萬世奉
其明威溥之溥海內外靈蹤陟降與元化網緝同流上下非天下
之至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自漢後主予諡以來歷千幾

百年承襲缺譌未能更易至

聖天子折衷定論遂爲不刊盛軌神人交暢遐邇肅將瞻丹楹刻桷之
巍峩有以知呵護之孔長也已廟在城東北隅宋指揮使張瑾所
建明嘉靖時德藩始充拓之

國朝康熙五十八年布政使王君用霖重修至是再拓而新之計木
石僦甃之屬工役之需糜白金千七百有奇經始於是年五月十
三日閱兩月而告成大小寮案咸踴躍仗助而圖度興舉者歷城
史令錦實有勞焉沈君以記請卽書諸麗牲之碑時乾隆二十五
年八月朔日勒

感恩亭碑記

濟南府知府程開業 永康

皇上御極之十一年道協承乾時符啟泰聖神文武德以廣運而彌崇

濟南府志

卷五十六

藝文二
歷城

四

寬信敏公治本執中而愈盛朝乾夕惕時時與天載相通肝食宵
衣念念以民依作所千百國常沾雨露減賦蠲租億萬年永沐生
成耕田鑿井乾珍坤瑞冊不勝書九穗雙歧告無虛歲慶雨暘之
時若簪筆而誌屢豐聽閭里之謳吟擊壤而歌大有固已無遠弗
屆湛恩遍洽於寰區更蒙自近而推愷澤尤深於山左德孚神祐
崇岱嶽之明禋心契聖宗美孔林之輪奐棧樸廣作人之化建書
院以育英才河渠得疏水之宜導川流而資灌溉連檣舸艦截白
粲於河濬接棟廩倉貯黃種於郡縣勤賑卹而緩徵有令絕庚癸
之相呼值農祥而平糶推恩念來牟之未逮咸幸民生有賴復邀

帝德頌加昔沛

王綸蠲四十萬兩之正供豫養民閒物力茲申

恩諭免四十萬兩之成賦益培部屋盈室稅已薄而更蠲補助非因灾
祿年既豐而猶免倉箱常足閭閻生民未有之殊恩一時叠見曠
世難逢之盛典五歲再行惠必均沾長吏之奉行自力澤無旁漏
胥役之中飽咸除直令表海名區二誦四誦之各給會見東侯舊
壤餘三餘九之有資昔者咨牧帝廷功先民食陳謨虞殿政重厚
生禹貢昭底懷之文周室美惠鮮之澤祇覺王功帝績猶將遜此
高深揆之前古後今罕有同其膏澤者矣於斯時也洒鵲華之甘
澍感切投膠飛青堯之晴雲懽生挾纊望仙門下蒼赤躋於春臺
漱玉泉邊黎庶登於衽席頌

皇恩合符大造自非管窺蠡測得罄名言而民心共樂光天願同華祝

蒿呼流傳奕禩响嚶之銘神禹康衢之頌唐堯振古如茲於今爲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五

烈是用抒誠恭紀寫三齊愛戴之忱據實虔書表六郡尊親之志
鐫就嶧山片石恍如鑄鼎銘彝刊成東海蟠螭永誌瞻雲就日從
此天高地厚

君恩配兩大以無疆尤欣嶽峙淵渟

帝澤啟萬年之有祐頌曰

聖人首出會歸有極文經武緯志繼事述誠孚蒼夏仁溥原隰引養引
恬已饑已溺惟此東國青堯之域出作入息帶牛佩犢

帝念烝民仰事俯畜謀其安全家給人足昔歲減租四十萬計今茲賜

復

恩命無已

丹詔再頒貧瘠起時和年豐秉穗櫛比泰山峩峩渤海蕩蕩德峻膏

流莫可名狀衢歌巷舞欣欣榮向勒之雲根護以龍象觀光四方
職貢重譯海溼山陬罔不說懌純嘏有常篤祐無斁於萬斯年永
式茲石

雍正十二年六月日穀旦 闔省紳士商民公立

忠烈祠記

歷城知縣 姚述祖 會稽

一忠二烈祠者祀前明山東左布政使贈太常卿張公暨其配方
夫人副室陳夫人也按明史忠義傳公諱秉文字含之江南桐城
人萬歷三十八年進士歷福建右叅議與平海寇李魁奇晉廣東
右布政使調山東爲左崇禎十一年冬

大清兵自畿輔南下巡撫顏繼祖奉檄移全師鎮德州濟南僅留鄉
兵五百萊州援兵七百人兵單力弱一城孤注公捐金募士犒卒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去

嬰城固守與巡按御史宋公學朱具疏請援督師中官高起潛擁
重兵臨清不救公與學朱等分門死守晝夜不解甲援兵竟無至
者明年正月城潰公擐甲巷戰身被重創力不能支死之妻方妾
陳竝投大明湖死事聞贈太常卿方陳竝贈夫人予特祠致祭建
坊以旌曰一忠二烈煌煌史冊炳耀丹青未幾明亡

皇朝定鼎凡前代死事殉難諸臣

欽予褒卹以故前巡按御史宋公歷城縣知縣韓公均建祠濟南載在
通志惟公祠未建祀典缺如康熙三十八年前巡撫王公始允士
民之請從祀名宦雍正二年奉

勅直省各建忠孝祠有司祀公本籍春秋與祭而死事之地未有專祠
於崇德報功之典猶爲未備余來令濟陽調歷城每與父老相見

語及前代事未嘗不景惟曩哲夷焉於心乾隆十年秋公會孫刑部主事若宜偕其弟山旰通判若宗念先公殉節舊地祠事未舉乞假來東投贖於余余爲申請列憲上之巡撫都御史喀公檄下報可乃卜地於城西芙蓉街之北庀材鳩工不三月而訖事堂無崇閔几筵肅穆洵足以揭虔妥靈昭示無極爰召僧住持以奉香火祠外置市房四區歲收共值二千金以備修葺之費復置田一十五畝爲僧餅鉢之需俾可永久甚盛舉也余聞仁人必昌厥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惟三人者各得其至誠惻怛之本心仁也一忠二烈之謂也爲之後者不忘先德式光俎豆以成

聖世勸忠之典孝也亦忠也謂非忠烈之報耶祠成屬文以誌歲月余

不獲辭謹撰述史傳所載大書於石以詒來者而系之以銘銘曰

濟南府志 藝文二 卷六十六 歷城 七

於赫張公天挺人傑明祚將傾東維先裂累卵齊城泰山是壓登陣一呼矢盡援絕之翰之屏臣力已竭取義成仁迺畢臣節禴翟同沉清流比潔華嶠嶙峋明湖澄澈萬姓具瞻一忠二烈

皇綱丕闡尙給筆札大書特書忠義如揭焜燿鉛黃爭光日月華表來歸裳衣未設以孝作忠大啟棹檝肝蠻昭回烝嘗罔缺風馬雲車靈旗飄颻淚墮千秋視茲貞碣

重修先賢閔子墓祠記 按察使 閔鶚元 吳興

先賢閔子墓其見於志傳者人異其說惟濟南城東之墓先賢之裔歲肅拜於此以展墓祀蓋信而可徵者也墓前有祠建於宋熙寧間頴濱蘇子爲之記距歷城縣治百武復有閔子專祠有司以時供其秩祀春秋莫敢廢我

令典屢頒

時巡所屆恒飭守土者慎修先賢祠墓雍正三年

世宗憲皇帝親灑

宸翰題閔子廟曰躬行至孝其後裔博士堂額曰門宗孝行所以隆至德

而訓萬邦也於是城東之墓及城內專祠以時修葺靡有敢懈惟
墓祠歷久漸虞傾圮癸未夏邑令楊君率其都人士鳩工庀材不
月而竣告成於方伯梁公率其僚屬修嘗事於墓下既訖事余不
禁有慨於中曰操治之術代各異宜至於人道之大必有與立昔
者鄉三物之教首先孝友而後繼之以睦婣任卹譬若濬川者必
疏其原植物者必培其本故其時風俗淳美獄訟衰息其浸淫於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六

孝友之政者深且厚也此邦之人或入廟而思敬或過墟而思哀
孝友之心必有油然而生者豈僅百世之師耶余距 先賢遠矣
仰惟忠正之風伏慙訓行之志其能以默而息乎爰書其所見授
楊君而記諸石乾隆二十有八年歲次癸未七月既望山東按察
使前提督學政吳興後裔鶚元謹撰

重修五龍潭神祠記

巡撫

崔應階

出城西門渡灤水數十武折而北可半里泉源競發其大者曰江
家池又北匯為五龍潭潭西有龍神祠元至正開碑載神多靈應
監憲楊公文書誦大新殿宇其後因禱雨而重葺者明萬歷二十
七年張令鶴鳴四十五年巡按畢公懋康熙四十六年巡撫趙
公世顯五十三年巡撫蔣公陳錫布政使侯公居廣皆有碑其無

碑者且不知凡幾蓋祠之建久矣予撫山東之四年夏不雨禱焉而應因捐俸如干金屬歷城胡令德琳撤祠而新之工既竣又於祠東得蔣公靈雨亭故址愛水木明瑟之勝并屬胡令復其舊因考水經注有云灤水北爲大明湖湖西爲大明寺水成淨池池上有客亭齊乘謂池今名五龍潭則神祠故大明寺靈雨亭故池上客亭也亭方作而予移撫福建瀕行胡令請爲記將刻諸石予聞古人言天下之善不必已出况區區興築之小者耶予旣不敢忘神庥又知胡令終能成予志而後來者之游觀不啻予之樂之也胡令方輯縣志故稽諸前載俾有所據焉同予禱雨而助其役者則布政使梁君翥鴻按察使勒君爾謹濟東泰武道鄭君大進鹽運使張君鈞濟南府知府徐君績同知王君鶚例得並書乾隆三十二年閏七月丙午巡撫楚鄂崔某記

濟南府志

卷六十一

藝文二
歷城

九

蒿庵書院碑文

濟南府知府 陸 燿 吳江

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注號爲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而復有濟陽蒿庵張先生先生名爾岐字稷若生於明季際會

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

門李中孚標宗於蓋屋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編紵不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寧人亦每以康成泰山

徂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略皆未醇不知釋迦記先生爲天下妄舍妄翼者指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趨昔司馬溫公作潛虛眞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耶亦觀其維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逢

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得俎豆警宗所在講學舊址亦多爲靜舍奉祀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余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留之比承乏秉臬署解東偏有前使海州黃公炳所立振英書院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二十

歲久傾頽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顏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會轉運使長洲章公以濼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濼源書院比盛議既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行乃倡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珏成庀材鳩工始事於丙申九月越十一月報竣誦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座釋奠禮成紳士耆儒咸相嗟歎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弼教之旨今又得轉運章公道義翁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爲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勿摭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於

是在於以湖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五賢祠記

提督學政 韋謙恒 蕪湖

乾隆己丑秋七月予將試濟南諸士循例視學都人士合辭請曰故督施公愚山先生黃公崑圃先生模楷人倫陶冶後進流風遺澤久而不忘大明湖畔舊有三賢祠祀許忠節薛文清王文成三公請以二公附予臆其言集有司議僉以爲人心所同其從之便中丞富公乃大書榜額易祠名爲五賢命尹亨山方伯奉主入祠灌獻成禮越月試士畢予率諸生步謁焉且招諸生告之曰黃公以康熙戊戌來典學距今已五十二年施公提學則在順治丙申丁酉間今且百餘年矣諸生聞其風而慕之蓋以二公之教澤漸入者深故雖不獲親聆其訓迺猶齟齬然必欲俎豆之而後快顧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二十一

亦思二公之講學也其有不詔爾以敦倫飭紀砥行立名處則爲鴻儒而出則爲名臣者乎其有不詔爾以根柢六經穿穴諸史於漢唐宋元明諸大家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乎使者不敏懼無以益諸生諸生誠思二公之所以爲教而兢兢焉斬無負乎二公則諸生進矣諸生成唯唯而退予乃泚筆爲之記且作迎神送神曲俾諸生歌以祀二公焉

明湖之水清且漣兮釀爲酒漿祀三賢兮維我二公無黨偏兮以配前喆相後先兮譬彼五緯乃麗天兮神之歸來靈旗翩翩兮神之來兮坎坎擊鼓神之醉兮式歌且舞若有聞兮神之告語端厥躬兮毋爾爾矩毋溺於今兮而不思古神之駐兮其長有茲土願服神之教兮以錫我純嘏

劉猛將軍之列祀典自雍正二年始因直隸總督臣李維鈞之奏也神諱傳聞不一明季俞鼎野廟九歌其一為劉猛將自序云司蝗之神也蝗背有空神常貫之以繩不使妄為害初不詳為何代人有云南宋劉文清公諱宰者卽詩家所稱漫塘先生居易錄已辨其非矣饒陽縣志謂是元末指揮諱承忠吳川人弱冠從戎盜皆鼠竄嘗揮劍逐蝗蝗自投境外已而殉國難沉於河明洪武時有司奏請立廟沂州府志以為宋劉武穆公諱錡姑蘇志則以為諱銳乃武穆公之弟而堅瓠集中所採怡菴雜錄載有宋景定四年三月八日勅略云邇年以來飛蝗犯境漸食嘉禾民不能祛吏不能捕賴爾神力掃蕩無餘爾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淮南江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三

東浙西制置使劉錡今特勅封為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則以為武穆者似為可據然神之廟貌並為弱冠之容又海鹽海神廟猛將位在第四或云彰德屬邑有劉猛將軍故里姑備述之以俟博識者之深考焉

歷城東嶽廟文昌閣碑記

翰林院編修 周永年 邑人

海內士大夫罔不修文昌之祀相傳鄉會試黜陟進退胥神主之故奉事綦嚴或以為此道流之傳會不足信也予曰竹垞蓼谷之文辨矣而其考核尚有未盡者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此文昌之祀之掌於春官者也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注先鄭云司命文昌官星康成則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注司民星名謂軒轅為於祀司民而獻民數重民也司民堂登萬

民之數及三年大比王拜受之登於天府注先鄭云文昌宮三百
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疏謂
三年大比年年民數皆有增減此祀文昌以獻民數之掌於秋官
者也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厥
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
注司農云興賢能若今舉孝廉茂才夫三年大比而獻民數其中
賢者能者久別異而書於鄉師黨正矣豈獻民數則告於神而獻
賢能之書反不告乎其於經卽無明文而可比類以得之司民之
神先後鄭注互異而軒轅角與文昌相近則謂文昌六星與軒轅
角六星小民之星共司其事可也然則道家之說實昉於此而非
出於傳會至於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事近忽悅然謂在周爲張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三

仲以孝友之人上配文昌之星而因以主士子之予奪與周官六
德六行之教幽明正相表裏此卽五行之神配以五人帝之義而
其理固章章不可誣也吾邑南門外舊有東嶽廟大殿之右有文
昌殿道士胡常喜謀移建於良隅邑人士醵金成之吾友楊子果
亭致書來索予文因卽竹垞蓼谷之說而更考之以著於碑

重修雙忠祠記

濟南知府 宋思仁 汝和

郡城西偏有雙忠祠係郡之紳士追感恩仁之族祖巡按公學朱
暨歷城尹韓公承宣守城殉難而立也乾隆庚戌秋思仁奉命移
守濟南下車卽絜誠展謁見廟貌雖存而椽桷垣墉漸就傾圯低
同久之思欲新其棟宇飾以丹青因初隸任未遑也未幾巡按公
之孫中正以祭田爲守祀人私鬻具呈且云祭產不歸棗盛無出

思仁不禁瞿然曰祠宇頽敗無以妥忠靈祭田不敷何以供尊俎伏稽二公當前明崇禎之季我

朝大兵入畿輔徇山東薄濟南長圍重繞孤城吸吸內無糗糧外絕援旅誓與存亡登陴一呼士皆固守揮戈屢戰躬冒矢石旬餘力盡繼之以死其義烈之氣直與常山睢陽後先輝映俎豆千秋不才宜哉夫崇祀忠貞攸關風化春秋致享責在有司况思仁與巡按公族誼遙通而敢漠然任祠宇之傾圮祀事之闕如耶爰捐廉爲倡而同寅諸君子相與樂助哀得若干金先贖祭田飭縣存案以存久遠餘悉爲修葺祠宇龕祐廊廡煥然式觀庶足以妥忠靈薦馨香於毋替矣至二公事蹟記載志乘茲不復贅是爲記

雙忠祠崇祀錄敘

提督學政

趙申季

昆陵行澹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雷

從來不困則不亨不極困亦不極亨不晦則不顯不極晦亦不極顯雖曰人事蓋有天道焉天人相與之際微矣而莫不因乎其時時之未至縱刻期其然蒼蒼者若故抑之若故遲之欲先以瞬息而不可得若乃時之既至則雖始願所未及者罔弗適與事會而一一及之如出意外卽欲需以日月而亦有所不能前明宋韓兩公當海邦多故濟南告驚兩公擐甲登陴帥眾固守不幸而致命遂志爲國捐軀此時之困也時之晦也兩公所無如何者也乃當日士民相感且悼未幾而祠有建矣主有設矣明禋有饗矣不可謂非身後之亨晦而得顯者也然而時移代謝世運滄桑向之烏革輦飛者漸且淪於草莽矣曩日之俎豆烝嘗者繼且委諸塵土矣以兩公之忠魂義魄卒不獲寸椽片瓦長合其得所憑依卽數

十年來杳無有人焉過而問之者謂非時之亨而復困顯而復晦幾幾乎莫可必之天也哉雖然莫謂天道不可問也康熙四十有三年宋公之孫廣業以僉事來爲監司明年韓公之孫鎬亦知濟南府事兩家後裔同官同地而值同時此又時之自困而亨自晦而顯之一機也退食之餘痛念先人殉節湮沒不彰加意諮訪因得祠址故地雖傾圮之後轉爲民居然而木主依然尙有感其遺愛而積之者遂慷慨復興是任而六郡之神衿耆庶追念兩公功在社稷感奮踴躍合詞呈請於當事願新祠宇又因韓公先祀名宦而宋公尙在闕如輿情未愜復請延入名宦俎豆春秋垂爲定典於是上自巡撫藩臬下逮六郡州縣士民捐資諏日營建且延請宋公一主崇祀膠庠凡一百有四州縣山陬海澨無不共仰其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五

忠烈而烝嘗弗替是則兩公之時數困阨於數十年以前而復大亨於數十年以後亦湮晦於七十載以上而得永顯於千百世以下也視向之淪草莽而委塵土者不大相懸絕也哉祠旣成士民哀集各呈詞暨郡縣詳請諸稿彙爲一編名曰崇祀錄授之梨棗而徵敘於余余感兩公之大節及其後嗣光復之孝思與夫六郡士民秉彝之公好不覺反復於困亨顯晦之故而深有見於與時消息之義也遂書之以弁其首

重修濟南府學記

濟南知府

宋思仁

長洲

乾隆庚戌秋余自泰安量移濟南謁

先聖廟見內外多殘剝實守土之責也其時初抵任匆匆未暇修葺旣而以最績赴大部又未及修比回任出所受祿米資授府學新

城兩學博董其事庀材鳩工擇其尤要者先爲修整計所補綴彩飾者四大成門五開櫺星坊二座東西坊二座撤其舊而新之者三

崇聖祠西廡三開庠門三開東角門一開補缺者二重塑西廡

先賢像三尊補修

先賢先儒像二十七尊補築廡後西垣七丈二尺又廟內外老柏多枯植新柏十九本閒以桃柳槐杏四十餘本旋繞玉帶河兩岸其內外泮池皆覆以新荷庶足爲多士陶咏之地佇見人文蔚起科第聯翩以副

國家棫樸菁莪之化是役也費減而工速自正月二十四日開工至

二月初六日告竣工料費用所需不過三百金謹誌其時日刻石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美

而嵌諸壁以爲續守斯土者之倡率云爾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仲春下浣濟南知府長洲宋思仁撰

重修鐵公祠記

濟南知府
吳人驥念湖

濟南舊有鐵公祠頹廢已久往歲阿兩總夫子謀所以復之且擬以前中丞佛公爲之耐顧蓄是意而未及舉也壬子春時和物阜槐堂聽政之暇謀興是役適驥於役省門命爲圖度得地於明湖西北隅縱橫數百弓繪圖以獻公曰可愛鳩工而庀材焉計堂廡水廊共屋七十餘閒中以奉香火而庖漏客寮畢具土木費若干皆吾夫子所捐俸而董其事者爲漆君凝齊與王君理堂是役也

經始於仲春下浣告成於夏五上旬湖光山色咸萃於茲而登其堂者惟想見鐵公之英風壯采與前中丞之仁風善政令人慨慕

於無窮而今日我夫子之重復舊章以爲百世勸其美亦於是乎著於其落成也爰爲之記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夏五念湖吳人驥識

佛公祠記

提督學政 翁方綱 大興

事有實至而名垂歷久而彌新者非人力所爲也方綱幼時側聞吾先人說長白佛公撫山東吏民於今稱之今方綱來視學於此而公祠適成距公撫此土也百年矣攷諸志乘則公撫東四載凡厥均徭賦籌倉儲靖萑苻戢豪右扶士氣劾貪婪皆公之實政也御賜之詩表以風化

御賜之匾顏以水鏡則公所以上乎乎天心也之秦而攀援載道鑿井而勒銘永久則公所以下乎乎民志也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七

公舊有祠在西關山薑田公記之而其地湫隘久弗葺今運使阿公以公裔孫來筦權於此乃度地於北湖之上建祠屋三楹與鐵公祠竝峙焉昔嘗讀田公所撰記鋪揚懋績擬以陶侃宋璟李沆諸人躋矣而方綱今所記獨在公之實事有以動

主知而洽輿情者良以此祠之建實愜於斯人之同願也公由東撫擢川陝總督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其數歷中外前後事蹟士大夫多能稱道之故茲不具述乾隆五十七年歲在壬子秋七月朔提督山東學政大興翁方綱撰

重修先賢閔子祠記

濟南知府 王贈芳 霞九

志聖人之志而勃然蘄至於是雖儒者猶或難之聞孝子之風雖愚夫婦亦油然而以不得至於是爲愧豈聖人之感人不如孝子哉

精微之理難尋而親愛之心易動也且夫聖人之道亦孝弟而已矣自夫子以至德要道覺斯人從遊者三千顏曾而次惟先賢闕子亞於聖焉迹其辭費宰譏長府氣象閭閻然而孝哉一歎允足感人心風百世其德則顏也其孝則曾也濟南古齊地東郭外五里爲閔子墓道墓之前有祠宋郡守李肅中所建明神廟時邑令張翼明復祠於郭門內以妥享嘗歷年既久遺址僅存

贈芳奉

命來守茲郡懼無以估民之敬而神之不顧享也廼以奉錢所入易而新之閔子魯人也鄰於齊卒而葬焉齊之有閔子祠宜也夫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辟之四時之氣淵泉之行無乎不周故其人不必要居於是而君蒿悽惶若或見之况祠墓所在哉

贈芳

束髮受書服膺聖人之教數十年於茲自念祖父兩世竝以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宋

孝子旌於

朝門內之修邗人則傲而

贈芳

德薄弗克承其先緒今雖欲盡一

日之養而祿弗逮親無以竭力獨慄慄於涖官事君敬體

朝廷孝治天下之意冀免於毀行辱親之戒以無忝於所生修孝

子之祠而拜其墓雖不能至竊嚮往焉昔孟子以愛親敬長爲良

知良能謂可達之天下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以

其理得之最先施之最切且近發見最真而推暨迄於無窮然則

感人心而風百世宜莫孝弟若子弟之未能而高語道德曰吾將

學聖人焉聖人之道豈若是其無本哉故曰學聖人必自孝弟始

世未有不爲曾閔而能爲孔子者也祠旣成誼吉將事記之以爲

風俗勸時道光十二年壬辰冬十月二十日也自經始以訖卒事

計三十有三日知濟南府廬陵王贈芳敬撰

重修先賢閔子墓記

王贈芳

修先賢閔子祠落成墓在東郭外五里前有享殿亦漸圯鳩工新之環墓植以柏立碑道左表焉享殿東南隅舊有屋三楹久爲廢址守墓者無所居墓旁隙地僅二大畝不足供一人之食爰構屋西偏捐置地二段合大畝四畝三分三毫六絲四微以官畝計之得十畝六分六釐檄行歷城縣過稅存案俾守墓者司啟閉謹封樹焉嗚呼先賢體魄所存莫不哀敬後之官茲土者尙其慎諸王贈芳并記

山東寶源局記

台州府推官 王介錫

治國之要在乎理財而國府之法垂於今而不變若漢之五銖唐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无

之開元皆足式已厥後緩急不同輕重互異八株赤仄榆莢荇葉之類我

朝定鼎從

大部之請命直省鼓鑄蓋以通財源非以專利孔也先

是江南天中山右奉行有年而山左以募作不給至我左轄耿公右轄胡公至而錢局始開蓋匠作多聚於雲中上谷之閒而耿公則前宣大總督胡公則前宣府鎮臺其威德素孚故諸操技而受直者不召而自來不呼而自集也爰度曠地於豐儲倉之西側軒隆開廠複道重垣始初爐五後於遐陬上而軍國之需下而負販朝夕之計皆於是賴庚癸不呼鴻鴈安集非二公之殫心

國計又安民生豈能爲此通久不易之良法哉南齊孔顛之言曰鑄錢不可惜銅愛工利孔四散則是以小利易大利東省錢模堅重

體郭均齊誠得乎五銖開元之遺而非榆莢苕葉之可擬矣其時
庀材鳩工相其建宇則歷城丞王君家植尉李君應選堂記出納
贊理督率先則都司潘君江西之南昌人順治九年歲次壬辰孟
冬吉旦台州府推官王介錫撰

重修山東按察司署記

按察使班璉奉天

歲在辛丑冬十月日躔析木之次修山東按察司成與予同官而
左右聯署者爲副使姜君僉事劉君劉君時巡歷東萊姜君謂予
盍記其事以俟來者可考焉予維是持天下之平者法也守天下
之法者吏也法不盡於刑名吏不耑於聽斷而以執法聽訟爲吏
事者則維按察一使巡行方岳之閒予自起家歷官今復膺

命按察東省東省於江北爲最曠平原長谷環海憑山宋衛燕吳之衝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三

壤平土沃舟車之所出入蓋椎埋盜奪鼓鑄之奸視天下爲多焉
使者公署在城之東隅閱年已久椽棟摧折荒圯特甚殆不知肇
自何年也傍立石二猶可磨識蓋正統成化時云竊計今天下脫
於兵火胥堙毀而丹雘之十八年於茲矣此邦廉察之地獨未卒
業瞻視不肅帷薄無以容何以儆若憲度而示雄觀且裘帶而蒞
將萬民之所望敢謂力詘於折獄而不暇以爲也爰鳩材庀工小
冬之日撤其舊而新諸因址而垣築土而堦除堂而構具因天之
時以日算之若干因地之材以枚數之若干因民之力以工計之
若干所以成之之具靡有待而不給於資大抵基之廣袤方之向
背不易其故而庠者隆之頽者完之湮者藻飾之規模瓌麗迥異
疇昔夫然後翼而整整而嚴嚴而可象鼙鼓駿聲列柏聳翠足以

宣聞使威矣予因之有勉焉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卹刑虞書
茂典東省民多夸詐爭尙告訐法令滋彰棘林不靖解秋荼之密
網而民自以不寃刑期無刑法端有在予旣推姜君指爲記以俟
來茲後之覽者其持天下之平而不詭於法守天下之法而無忝
厥吏亦將有感於斯文乎是役也同有事者副使姜圖南字真源
浙江仁和人史燧字曉瞻江南溧陽人楊陞字伯宣順天涿州人
魏紹芳字和旭順天文安人周文華字在中山西翼城人薛澧字
弱圃福建福清人僉事劉昌臣字山塵湖廣武陵人方兆及字蛟
峯江南桐城人陳寶鑰字蓼厓福建晉江人姜君與予同官御史
同叅江右藩其遷東臬也又與予同膺

簡命

蓋先後同事焉爲人倜儻多奇卓犖盛文章其經營尤多云順治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三

十八年十二月山東按察使班璉撰

山東學使題名續記

提督學政 陳沂震 吳江

山東督學使者例用藩臬分司自明代迄

今上三十有九年弗改歲癸未

天子加意學校特改用詞臣始海寧顧公而武進趙公大興黃公錢塘

陳公鄱陽王公繼之丙申二月王公以艱去而余官禮科給事中

適承其乏則用詞臣之例又少變矣考院題名碑顧公以下皆闕

丁酉季秋余任滿將去爰命工立石於舊碑之西續刻顧公以下

姓名爵里而爲之記曰山左爲東北大都會其地環齊魯益以曹

衛之半海岱河濟皆古大國風

孔子而後文學之士號稱天性漢興田氏之易伏氏歐陽氏之書淳

邱氏之詩公羊氏之春秋后氏之禮竝立於博士而鄭康成爲六經總萃所著書百餘萬言可云極盛矣唐宋以來名儒輩出至明中葉而經術少衰說者謂皆科舉之學壞之余獨以爲不然夫科舉初設經經緯史何嘗薄待天下士而使之不學無術哉自士子高閣經史但熟記八股文字互相抄撮指爲捷徑遂乃靡然日下此自士子之不務實學而非立法之不善也余蒙

聖明簡拔授官禮垣不數月而膺視學之

命感戴

知遇懼無以報莅任之初頒布條約願與多士講求實學謂

功令三場竝重初無專重頭場之說卽詩古文與時文相爲表裏亦未有工於時文而置詩古文度外者顧受任日淺浹歲之中首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三

完登萊歲試旋復奔走六郡自兗而東昌而青而登萊而濟南以次畢科試事日夜披閱苦無暇晷而錄遺之後又見殆矣自念輕才末學不能舉山左諸先正學術之源委日相淬礪以上副

聖主廣勵人材之意姑書所志以爲多士勸且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九月穀旦提督山東學政吳江陳沂震
撰

減壩浚河以杜水患碑記

巡撫 岳 濬厚川

濟南城內之水出北水門由林家橋洩入鹽河其中有香磨四座磨窟置石壩高丈餘牖水不使暢流上游之水遂多泛溢爲患至磨雖創自前明不便拆毀本部院親勘情形備加籌畫惟將石壩減去數尺修成陡壘添置牖板常時聽其攔閉遇雨多水發將石

板盡啟俾水得下注免致泛漲但四壩現有積水難於改修將一二三等壩壩旁開引河導水旁流其第四壩岸高無可旁引築堤分水使各洞出壩底如法修減合歷城縣丞專司啟閉不許磨戶姦竈潛行修改仍於壩旁鑄碑以垂永久

山東學使院題名記

提督學政 李因培 首編

官屏有題名石刻由來舊矣非徒著明宦跡亦使尙論者指姓名定功罪焉美與惡恒不相掩厥繫綦重哉山東學使者自吳江陳公題名後由茶陵彭先生而下十二人竝僕而十三焉歷歲旣久姓氏里居官秩暨受事年月幾惜然不可識任斯職者於卷牘填委篝燈校勘之餘卽僕僕車轍馬跡閒比還轅息騶而報

命有日矣故常不暇爲此院門外有石臥承溜下黝然若屨碑者僕嘗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三

進老吏問之則龔而未鐫物也且曰院故濟南試舍曩使者數輩皆駐青州迨吳江陳公肇謀居此而故址僅至四照樓諸吏人因釀金置丙宅將刻文紀焉顧去速未暇而石特存僕旣欲周知諸公姓氏政績考諸口碑以擇所師法又欲附名其末俾後來有所考鏡以定余功罪輒取其石而泐之旁搜博訪得其次第乃泐茶陵而後四人於故碑續吳江之舊自蔣綠原而後泐於新碑而多留左方以待後之君子嗟乎人之傳不傳不繫乎官闕久矣非盡無鐘鼎之鑄貞珉之刻也名故在而人莫之識則本無可稱述而已又况有穢聲遺行使人瑕疵者哉然則存其名以考實與不忘其實而因重其名乃相須之事刻石又惡可已堂東西偏故有二碑一書前明官此者自薛文清公始歷

國朝至徐章仲止一卽吳江陳公所立竝此而三云乾隆庚午歲十月山東學使晉寧李因培記

新建濟南書院記

巡撫鐵保冷亭

濟南爲齊魯省會山川雄秀之氣鬱爲文章乾隆甲寅余典試是邦撤棘後登山臨水頗涉其趣嗣是秉節督漕舟車上下三載於茲遠眺峭華諸嶺如舊友拱立環衛以待歲癸亥拜

天子命巡撫山東於地方一切事因革損益惟有利於民是期因思俗尙之醇漓在民風民風之變化在土習茲當

重熙累洽之年文教昌明人材蔚起莫不爭自磨濯淬然日新由是而鼓舞之裁成之以仰副

聖天子作人至意則守土者之責也省會舊有灤源書院爲通省人文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書

蒼萃之所歷年遠久屋舍傾圮余旣廓而新之復倡捐六千金爲膏火助至各府州縣俱有專設書院而濟南獨無是不可不議增之適藩司署西偏有雪泉爲前方伯江公建故又名江園有亭有池有堂有石樹木蔥茂規模宏敞因謀於方伯策公割其地於畧外而壘石其門余旣喜茲事之有成可以行遠而傳後也爲籌款四千金存質庫權子母爲延師脩脯諸生膏火之費太守張溟洲尤專意作興銳然自任至不足者捐廉以補之夫有舉無廢者始事之心也踵事日增者後賢之任也余不敢必斯舉之果可行遠而傳後也惟願官斯土者鑒區區創立之苦心相期勿墜焉是則余之幸亦齊魯諸生之幸也夫是爲記嘉慶九年歲次甲子七月太子少保巡撫山東兼提督事梅賾鐵保記并書

重修濟南考棚記

提督學政 韋謙恒 蕪湖

戊子冬余奉使視學山左既至暑見試士之所上兩旁風棟極開支以大木厓免傾圮每一出入廩廩乎懼將厭焉按其造作月日爲康熙己酉距今已百年矣孰不可以不新顧以守令更替未遑也太守趙君由登州移濟南甫受事蹙然曰是焉能已廼率其屬驟餘奉爲鳩工庀材貨使歷城令爲之倡且董其役經始於己丑冬十月三閱月而工說巍然廓然視舊有增余既治具落之并爲之記夫人材之興在學校而試院則人材所由出也况濟南爲一大都會輅州一縣十有五府學兼運學州學兼衛學爲學凡十有九歲科兩試博士弟子員至五千有奇童子則以萬計洎大比之年萃十郡人士錄科舉於其中者又六七千夫以數萬人揮毫吮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七

墨含英咀華之地而令其徬徨瞻顧豈乎不可以終日誠司土者所爲寢不安席也顧遲之又久及今而始爲之豈凡事之成也有時而余乃適見其煥然於目睫之前則誠幸矣我朝深仁厚澤所以培養人材者無所不至今恭逢

國慶駢駢又

特闈鄉會試以宏壽考作人之化凡我多士瞻夏屋之渠渠思締構之匪易誠枕藉經史以求所謂明體達用可以坐而論作而行者將必有萬人之英千人之俊出其中易曰棟隆吉其足以當之矣昔杜少陵以不得廣廈萬間大庇寒士爲歎若此者其所庇寧有既乎趙君瓚奉天進士今遷四川驛鹽巡道歷城令萬綿前浙江仁和貢生今已薦於

廷其捐金之牧令則德州石之珂章邱王溥鄒平裘鵬淄川謝洙長山葉觀海新城員家駟齊河范麗光齊東熊璋濟陽俞調元禹城胡錦臨邑陳洛書長清高怡陵縣英沂德平李鳴鶴平原鄧希曾備書之所以識不忘也乾隆三十有五年歲在庚寅上元後十日提督山東學政韋謙恆記

山東濟南府續古題名記

濟南府知府

宋思仁

長洲

府舊有題名碑記創自嘉靖丙申秣陵司馬公泰撰公旁搜博考上下幾百有七十年得百數人名鐫於石越四十餘載東海李公伯春知郡事以碑石鐫刻已遍因續題名碑於堂之右蓋二公之泐石循名以核實也余於庚戌歲承乏於斯撫覽碑記輒嘆名以永傳存而不論古人之寓意有深焉者矣我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美

國朝文明日久政教日隆一郡一吏莫不蒸蒸向化則歷任之名公仕宦不可失傳爰稽乘誌從順治年間史公應選而下迄今守是郡者六十餘人爰取姓氏命工選石次而刻之空其左以待將來竊願後之君子共凜司馬公創始之意以冀永垂不朽云爾是爲記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秋七月穀旦長洲宋思仁撰

分巡濟南道題名記

濟巡道

王登聯

三韓

漢以濟南郡爲青州部謂唐虞夏殷皆稱青域也晉隋因之宋治平二年詔言歷下爲英宗賜履之地更名濟南府建炎中京東路猶以濟隸青州帥府洪武元年夏置山東行中書省於益都九年改中書省爲藩臬二司從青移此而分巡之署始設也稽其初爲臨安熊少參公名鼎直諒有聲折獄明允凡有糾勘務敦大體其

他宦是邦者如魯南豐之剪除盜賊夜戶不閉蘇眉山之沉靜簡潔文章自娛王威靈練事明敏孫廉憲熟習法律歷歷可稽惟分巡一署自兵燹改革湮沒典籍罔知姓氏靡所觀型祇

大清數君子尚可從諸父老及薦紳先生質而聞之猶恐久而闕忘也采而勒諸石使永存焉登聯初守鄖州於壬辰春遷補此職待罪且四載不能因事而就功趨時而見長日履永臨深以覆公餗是懼謬附於諸賢之列愧矣乃蒙

天眷召司

宸章能不顧斯堂而增汗背也哉是爲記順治十有三年丙申歲清和

朔旦三韓王登聯撰

藩署新濬鳳翥池記

布政使 江 蘭 古欽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七

公廨二門內有石一品翼然而立以鳳翥名殆有取於詩所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之意也壬子秋余襄試事鑿池龍門內導珍珠芙蓉二泉注之顏以華筆俾多士飲之而甘以章五色之華遂引水至鳳翥石畔瀦爲方池池依於石卽以石名名之因思古人於水監卽於民監余竊凜此意爲兢兢并以告往來池上者奮羽儀以鳴盛滌塵滓以揚清其源旣遠其流自長也是爲記乾隆壬子桂月上瀚東藩使者古欽江蘭謹識

重葺古歷亭記

巡撫 李興祖

歷下亭故在大明湖之濱李滄溟曾一修葺至今又百五十年復爲荒墟前人讌賞遺蹤不可想見余承乏斯地因謀之藩臬諸公重新焉其地爲故紳艾君遺產聞斯舉遂捐以助於是徵工庀材

甃石安基相方考楹面南而中周廻凡六楹東西護以廊廡左暨綽楔右置閒房後列石刻李杜詩廊內繚垣嵌今諸名什顏曰古歷亭芻架木梁通游屐始於二月上浣成於三月中浣彌望極顧萬山面內烟蓑月棹來往波閒雨檻雪窗參差湖面誠游觀之佳麗者已

蔚藍軒記

境有曠而愈幽虛而甚邃者野徑荒陂一經覽勝者經營遂若於寥廓之中獲其奧衍空茫之際得其靜深而山川之靈秀若不肯終沒於冷烟衰草閒也癸酉夏葺古歷亭工竣更壘石築土於亭之西偏爲軒宇三閒顏曰蔚藍取湖色天光相染之義而幽者邃者適以增其虛曠之致則斯軒又以補亭之所不足也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三

水鏡亭記

歷亭之西有隙地如盤修可十武廣亦如之四周皆清波環繞可鑿鬚眉爲浮梁以渡作小亭於上曰水鏡每當烟霞澄鮮月波相盪若身游鏡中纖悉皆見雖鮫室晶宮不是過也

按以上三篇據縣志節本錄之未見全本

重修歷下亭碑

巡鹽御史
鄂禮

歷下亭者唐李北海杜少陵觴咏處也亭在歷城西北隅四面環湖遙對歷山之下故曰歷下云雍正十年壬子春正余奉

命督

遊三月巡視山左其時歲比不登災沴海告目擊凋瘵餘生凡瀕

海之民私相熬波煎素蹈法禁繫狂狴者肩駢趾錯方憂民不暇奚暇尋幽問壑以博遊騁之一快也我

皇上軫念東省宵旰焦勞開倉困賑貧乏截漕糧平糶糴以拯民艱濟
民食

仁恩所沛周於芻蕘以此感召

天心庥和協應嘉祥疊至卿雲屢徵雨暘時若而歲乃大豐及季秋再
巡茲土輶軒所經無復昔日鳴鴟之狀愁雲之聲而沐浴

聖德歌咏太平者與車塵相接比至歷城彌覺民氣和樂豐稔之象室
家相慶公餘少暇與寅僚諸君子詢風問俗訪山川探名勝而歷
下亭則逼近予署齋之後由署而北少折而西爲明湖一曰西湖
於是駕湖舫湖水清瑩可鑑毛髮荷池蒲沼菱汀菱泚曲折迤邐
與湖逕互相組織輕舟飄渺波縠滌洄如坐冰壺之中行蓬萊之
上幾不知身之所至也遙盼一亭翠水環繞聳聳雲端巖舟相向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三

指其地而泊焉乃升亭四望而天空水清山高岸濶譙樓壯麗綺
陌參差曠然在目循亭而北碑石排立北海少陵之句左右並懸
循碑而北廻廊曲檻愔禱洞然折而西南廊檻宛轉相承幾十數
楹西向一小門復承以十數楹再折而北石欄四抱築臺中央覆
屋臺上或升臺而眺或憑檻而臨忽坐忽立忽步忽倚仰見夫雲
之流鳥之飛俯瞰夫魚蝦之游躍荇藻之續紛無不悠然自得隨
所至而憩焉恍與李杜諸君子謳唵而上下也抑聞之歷山舜畊
耘地也揮絃解慍之風猶有存焉者乎方今

聖天子

天子之播南薰而阜民財者尤使者之所樂聞與山東諸父老扶杖
而觀德化之成也則歷下之遊豈爲一觴一詠遂足以紹前賢而
誇盛美乎湖亭之創造顯於齊州李君之若此北海太守所稱吾

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者也嗣此或廢或興明滄溟李公乃大修於前

國朝賢使君皆能踵其事於後庚戌秋水泛漲惟遺一亭餘皆傾圮今運司楊使君樂其歲之豐也復倡而修之視前規模益宏敞增麗不逾月告成而予適乘驄而至遂卽其亭之興圮之自與登斯亭者忻戚之由而書之非僅以紀遊觀之盛云

重修歷下亭碑

監運使 羅正

濟南爲齊魯要區負山憑海稱雄寰宇城內之西北隅爲明湖湖有洲洲有亭唐李北海杜少陵後先倡和而歷下亭之名始顯先大人昔典是郡甚愛此亭以爲萬山環拱一水滌澗聚秀涵清於斯爲最常以政治餘閒偕二三賓朋觴詠其上嘗余方暑年追隨登眺輒徘徊不忍去嗣自先大人移官兩淮余亦筮仕三楚公餘往往論及濟南山水深念歷下一亭自滄溟先生修整而後二百年來無復有能繼其盛者倘得莅官茲土復遊其地俾勝蹟一新亦生平所大快而留之心曲者幾四十年歲在壬辰恭膺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四

特簡

理齋東都竊幸名勝重逢下車甫旬卽泛舟湖上始知前監司李

君慎齋懷古情深誠恐名賢觴詠之地淪沒荒墟已一一更新之

吁何其先得我心也夫李君去今又二十餘年矣礎雨鈴風不無

剝落思欲重葺焉而時有未暇閱四年我大中丞峩封李公秉鉞

二東鎮撫以來物序雍熙海宇清廓余與寅友桐城張君計曰此

亭不修且壞若再移歲月愈頽廢難理於是量材計工節之俸餘

不兩月而告竣自亭榭廊廡以及飛橋外欄次第俱新采楨之廢

聖朝之所賜遭時之極隆也哉然余於此猶有慨焉昔也撰杖從遊趨
玲瓏曲欄橫檻之綺麗則視昔有加觀覽之下見水光浮樹山色
含烟濕翠寒香襲人裾袖悠悠然魚鳥與俱洋洋焉造物與遊俯
仰之間會心不遠孰非

承色笑今則登亭遠矚而星移物換白雲在天東郡南樓感同罔
極矣故備述顛末勒之珉石亦望後之君子鑒余之志修葺以時
庶幾斯亭之不朽也夫

澗泉記

翰林院檢討 朱彝尊 竹垞

宛平劉公巡撫山東之明年於廳事西北掘土深二尺有泉涓涓
出自穴從而濬之又二尺其廣倍焉甃以甃養魚百頭清可鑿髮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聖

公顧而樂之語其友朱彝尊曰是宜何名曰爾雅水自濟出爲澗
其澗泉乎記之曰天下之水源澄者流必清源濁者流亦濁然河
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則眾水混之也航於下
流者見其濁以爲河之性然彼徒窺其末而未窮其本則爲之濁
也固宜爲政之道亦若是而已吏至廉也爲之賓客者苟萌營利
之心惑於視聽則混之者日至源之清濁流亦異焉今公既能潔
已於上賓客咸以公之心爲心若泉之在甃纖塵有所不納雖極
而至於大小清河而入於海無非清者矣公曰旨哉子其書之以
告後之居是邦者

趵突泉來鶴橋記

施閏章

山川之美靈異之區大夫士庶人羣萃而遊者匪直耳目之娛所

以望雲物節勞逸蕩滌心志也事有堙廢以時修舉吏用盡職上下以和濟南多名泉而趵突泉最顯源出河東王屋山爲沆水潛行地中屢伏屢見數千里而出於歷城之西南三穴聲沸高數尺水經注所謂水涌如輪者也流爲灤水達於小清河以入於海其上爲仙宮禱雨著異其橋曰來鶴跨泉之南其樓榭亭館之美爛若霞起竇燕咸集憑欄周囑仰而見山之青俯而見泉之潔且駛側耳靜聽蓋未嘗不喟然興歎浩乎其有得焉壤居都會羣兒裸浴飲馬蹂踐沙石阻淤向所稱涌起數尺者今僅尺許又其橋材弗良旋構旋圯遊人惴惴失墜臨觀不懽監察侍御程公來按是邦布令流膏修舊舉廢旣數月過泉上詔曰何泉之昔壯今弱也亟出俸錢命浚之閏章爲之經始上自中丞許公及藩臬郡僚諸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里

大夫咸有助於是疏壅決滯所去沙石成邱劍拔雷轟復泉之舊召工師詢橋材對曰柳可三年榆槐可十年松杉可數十年杉爲上然南產也其直數倍吾爲其難且久者遂橋以杉施丹塗漆輔檻以韃橋下橫置聯鎖飲馬者不得至禁民無褻汚凡楔椅垣壁之頽缺漫漶者皆治而新之又爲橋於漱玉亭前三月落成齊人踴躍來觀咸謂其事舉工速同吾樂而不吾役也爲之歌曰清流激湍兮孰濬其源潛蛟出蟄兮飛虹蜿蜒又歌曰宣鬱導淤澤用不衰選材濟危功用不墮君子戾止飲酒燕喜小人怵舞歌此樂士聞章聞而異之此泉上之歌也而可得爲政之道焉是可以書侍御公命紀其事爰刻石以告後之吏斯土者

不匱泉者誥封一品太夫人管太君暨其諸享觀察使者澄溪宋公母子孝感而出者也太夫人毓自名家閭儀素著歸孝廉儉齋公時舅侍御公已忼慨殉難惟姑在堂凡服膳非其手調芼縫紉不以進臘臘廟享烹飪滌濯必誠必敬流涕主前至老不忘相夫教子皆爲閨人甲申夏日觀察公需次銓曹當得監司擬奉母以就祿養太夫人曰余守不出閨梱之訓生平蹤蹟未嘗逾境汝宦游四方雖有版輿吾弗御也及就選人適得濟南太夫人幡然改曰濟南爲吾舅仗節地且聞使宅卽代巡舊署庶暗遺獻如見吾舅也欣然起行到郡之日父老辦香兒童竹馬郊迎膜拜歡聲動地喜我舊使君之有交孫也太夫人知先公九罭之恩東人未沫亟問吾舅遺澤猶有存者乎僉曰我公殉節之後郡人戴公之德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聖

景公之行與同時盡節大令韓公共祀西城之仙台里迄今餘七十年以歷歲久棟宇漸就蠹弊垣墉或至漫漶父老子弟方謀更新弱者出財壯者出力有智慮者奔走後先不三月而祠宇粲然復興棲神有堂會祭有所省牲有房重門峭壁沉沉翼翼丹堊金碧殆無遺功祠之雄麗遂首一郡不特修廢墜還舊觀而已也升主之日二東人士橐榭楹酹肅拜祠下者奚翅萬人人吏旣散復修家享之儀略如朱文公所定太夫人拜前觀察公拜後而母子之孝思始爲無憾也其事流傳厥口登轍

輦轍乙酉孟春我

皇十六馭東巡

賜太夫人扁額爲托萱映綵母子純孝獎括全備使儒生紀述縱累數

千百言能出四字之外乎

王言如綸真曠世一遇矣觀察公鑄之堅珉貯以傑屋前堂三楹方伯高公字曰釋志以見不忘

君親之意亭後突涌清泉澗澗激激其甘如醴濟南故多名泉然半在幽隱之地署居歷山之巔不假人力不由淘汰而得爲尤異矣學使趙公用毛詩孝子錫類之義以不匱名之人以爲知言云當雙忠祠成嘗有雙泉夾兩階而出今復見此豈偶然哉泉出之明年貞偶客歷下那人欲侈大其傳屬紀於貞貞以應德效靈非常奇瑞得親見之幸矣故不敢以衰髦辭詞卑事偉不服計也嘗讀郭緣生述征記吾郡有顏文姜者孝婦也遠汲新泉以供舅姑不勝其勞忽有靈泉涌出室中鬱鬱浩瀚遂成巨浸至今人稱孝水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四

焉以視太夫人雖出處不同其天人叶應之機何千古一轍邪於乎天道遠人道邇昔人之言也乃何以宋韓兩公忠奮於當年而暴名於萬世盡節於明室而血食於

皇清且一時子姓同苾茲土或假節鉞或寄專城揚其前徽補其未盡夫亦可以觀天咫矣自時厥後太夫人瞻廟貌以思先德觀察公敷祖烈以慰親心休徵洵至嘉澤芻流將口不容讚筆不停書矣請以是言爲乘常可乎

不匱泉跋

翰林院編修督學 趙申季

濟東觀察使宋公澄溪天性至孝蒞東四載化洽士民共訪令祖忠節公雙忠祠舊基鼎而新之祠旂雙泉忽涌稱爲異事余旣爲文以紀之矣宋母管太夫人迎養署中荷蒙

皇上賜匾褒嘉誠屬古今曠典迺於其署之西偏建立

御書碑亭亭後有小池池南又鑿得一泉水從仄出味甘美甚微澄

溪至孝孰能致此歎余讀詩至既醉之五章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言孝之源源不竭也今澄溪孝思所感靈泉疊見其卽源源不竭之意乎爰題此泉曰不匱以彰孝行云

遊漪園記

王士禎 阮亭

濟南發地皆泉而其奇尤在城西溫泉者七十二泉之一者也出自西門行闌闌不百步折而北有清流貫乎通遶匯爲方塘居人之汲者浣者咸集焉稍折而東是爲漪園跨水爲亭爲堂爲樓閣爲長廊皆因水爲勝然始入門不知其爲水也門北向甃石爲路路盡復爲門兩垂柳夾之婀娜可愛有堂亦北向顏曰漱玉堂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景

之後爲池白石爲欄檻水清碧可鑑毛髮下視石子縱橫如搗蒲中多輞魚金鮒被水大有徑尺者游泳萍藻閒見人殊不畏池上有楊柳合抱長條下垂披拂與萍藻相亂蔭可一畝許炎景卻避涼風灑然遊者徙倚不能去池之東循廊而南爲清皓之閣級石而上南山如畫屏縈青繚碧爭效於欄楯之下下俯清流曲折而東濼源之水自南下會之同入於西城之濼北流以會明湖之水閣上或書唐人詩一聯云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風景宛然石磴北下復長廊廊西卽大溪閣跨溪水登閣者不知水至是乃知之則閣如海市蜃樓矣廊北皆巨竹廊盡有亭顏曰雲根雪瀑亭前有枯桐數株可蔭可憇西出得三垂柳與來徑合游之日乙酉四月初六日游之侶鍾毓聖輿朱湘子青弟士驤幔亭予孫兆鄴

以山色上樓多爲韻人賦五言

賢清園記

按察使 沈廷芳 仁和

濟南名泉甲天下舊傳七十有二稽諸乘志暨士夫老民殆不止是蓋舊者九十新者五十有五皆濟瀆之射地而出者其著者爲趵突爲珍珠而賢清實具二泉之體而微焉者也泉本名懸清一名今名瀉而爲三娘子灣流經于家橋入大清河德州羅氏爲園其上園可十畝餘繚以周垣蔭以嘉木其南一池方可三尋源如貫珠瀉瀉不息澄澈逾鏡淨不可唾東西鑿溝西從垣出穿柳根根浸久皆紅色清藻相映殊可愛東溝注而北穿窺道二十步許又稍北自地中行逆石竇閒竇拱大水瀆尺餘與趵突三竇等第趵突用錫甯束以出茲自石溢天工人爲不較然歟竇洩爲北池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吳

視南池淺而廣其半焉菱葉荷花輕儻白沙致亦佳池西南有溝差小於南池者南池陽屋三楹顏曰賢清草堂東西俱窺北池北屋如之屋左設石几可飲可奕其花木有黃梅花桃李合歡紫薇海棠雜以修竹蒲桃而栝柏數本高柳十章青入天半俱數百年物宅瑣屑不復記乾隆十有三年夏余使濟南暇日過此羅生淵碧觴余及日時三伏灑然忘暑惟聞禽聲與泉聲相和不知旅遊之倦尋步至巷南張氏漪園園締構若勝賢清而堂榭週遮幾無隙土則余不能無微議焉將歸淵碧索記余重其請而其高祖嶽瞻公以名進士爲真御史父蘭齋員外世其家淵碧與兄素文從余遊皆束脩向學將趾躐前人者爲考濟南泉源之盛而記其

園之概如此

王氏南園者明殷相國士儋之通樂園也在趵突泉西卽齊乘所載之萬竹園望水登州兩泉在其內後歸姚秀才墾爲菜圃未幾轉鬻於王氏垂三十年矣王氏無子祇一老孀婦賴是園以活余年十九移家園側距今十五年而老孀婦於今年春忽鬻於邢上舍猶言王氏南園者從予之始知是園名之也當園之屬相國也相傳相國搆川上精舍集生徒講學論文服其教者咸得第去至其齋閣之觀深烟水之蒼茫泉石竹樹幽遐瑰詭之觀已無復能言之者矣自余移家以來此十五年中昔人所謂望山聽泉四時之景無不可愛者已備歷之矣不知是園之光景風物其在三十年前與在秀才相國之時視此當何如也余今年三十有四每念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聖

移家於此已十五年其所成就無加於昔聽彼舍之泉聲對鄰園之樹色方重自媿因書之以爲記壬申四月二十三日

二十四泉草堂圖記

王萃

元于欽齊乘載金源人七十二名泉碑云歷下名泉有曰趵突曰金線曰皇華曰柳絮曰臥牛曰東高曰漱玉曰無憂曰石灣曰酒泉曰湛露曰滿井曰北煮糠曰北珍珠曰散水曰溪亭曰濯纓曰灰泉曰知魚曰硃砂曰劉氏曰雲樓曰登州曰望水余居望水之上二十年因取金碑所列水之次第以名吾堂爲二十四泉草堂于欽釋碑謂望水在萬竹園內歷城志謂明殷文莊公通樂園卽元之萬竹而土人至今謂余所居之地爲殷家亭子則余居所臨之泉其爲望水信然矣園自文莊後數易其主廢爲菜圃已六七

十年而泉流如故濤噴珠躍金霏碧駛以環周於短垣茅屋之外
余穴牖西壁以收其勝泉上老樹巨石離奇映帶水聲禽語幽幽
應和凡與我耳目謀者皆如子厚鉛鋤石渠之勝焉壬戌之夏山
水暴漲吾堂以圯其後再築再圯而不能復築者十餘年而園
忽爲富人所有平溝塍斬喬木埋山石耕之以爲田而泉亦竭矣
何二十年之內黨蓄膏停一旦而龜坼沮洳如此與余與茲泉流
運旣久不忍其光景之澌滅去年客江寧乃述其大概屬吾宗安
節爲圖圖成而裝潢之將乞當世立言之士作爲詩歌以傳之使
世之人知余於二十四泉之上頽垣破屋搖膝苦吟以追維茲泉
之風物是則余作圖之志也若堂之修復何時則非予所得逆計
矣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異

靈雨亭記

王萃

御史大夫海虞蔣公鎮撫東州之七年海嶽之間五穀穰熟甲午
之春作亭濟南五龍潭龍祠之旁名以靈雨蓋取衛詩靈雨旣零
之義也按元子欽齊乘云水經注灤水北爲蓮子湖水成淨池池
上有客亭池近名五龍潭潭上五龍廟潭側有亭廢矣豈池亭遺
蹟耶欽被命纂輯援據該博可信今潭在趵突之泉北於注灤北
有合欽蓋得之而靈雨之亭公適作於潭側左右楸梧水木明瑟
於酈道元之所注曾無小異夫淨池客亭不知始於何時潭側之
亭欽時已廢而自道元至今千有餘年自欽至今日亦三四百年
而初無能續客亭之有於潭側者公以大零百源作亭志瑞而適
於淨池之上非偶然也康熙五十有五年秋七月甲子記

濟南運使治所廨宇之後有隙地焉舊蕪不治雨牕阿公以歲戊申泚官修墜振疲惟日孜孜不遑自暇逸其於居處觀遊之適泊如也越明年政事咸理人吏浹和其春夏雨膏霑足歲以大稔物阜且康公以休沐之日顧其地而樂之始命獲與草鐮塗壤既闢旣夷撲斷壁塗地廣袤不盈數畝又假按察司廨之廢圃益之爲射堂於是廳室軒廡之制略具功不旬月而歲焉已乃延客入觀而告之曰吾之於此也因高以爲埕就深以爲池無釐山溝礪之勞刻木以爲椽翦茅以爲茨無雕蔓刻椽之華也借鄰樹以爲陰錯衢巷以爲址無山原林麓嗽岷窳窳之觀也然而於是娛賓於是偃息幸在公無事將以寄我志焉其爲我名之惟公起家作吏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兗

南北之大邑劇郡所至皆舉其職今之治隄也若小鮮然餘力之所及猶且遲之以歲月事必無後於前而但期無廢於後凡遊於斯者或羽觴飛翔絲竹合沓宴衍旣娛主人與眾賓作爲歌詩互唱迭賡喁喁于于見公之志坦以和或爐香茗盃雅集劇談几按四壁閒圖史書畫盈焉皆夙所嗜也見公之志靜以粹或升邱而眺焉奇石綺錯爲峰岫爲洞穴者離立雜坐詭狀異態見公之志曠以遠或俯沼以窺焉懸溜爲瀑沸沫爲泉清泠激越之聲不絕於楹牖春夏佳日碧藻映色芙蓉專華見公之志絮以芳又或嘉樹繇於春葩時葩茂於露姿鳴禽引吭而下上積鱗耀波而嘜嘒萬象涵泳莫不暢遂見公之志在字人而孚惠然則公所施設無所之而不可茲園特其寄焉者是宜以也可名旣以復於公公

喜且命爲之記而刻於石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九秋之吉

雪泉功德水記

提督學政 翁方綱 大興

鈞突三泉雪泉則六之昔于欽齊乘所述濟南七十二泉之目或隱或見迄今攷地志者不能具指其所在予嘗訪金輿圖址尋望水之源題平章四友之石曰此王秋史所稱二十四泉也豈非泉以人著耶新安江公滋伯初讀書杭州時嘗濬放生池其里居於欽於揚暨歷官於滇於豫亦皆爲是池茲於濟南藩署外迤西而北捐廉俸買湖隄數十畝引署內筆華鳳翥二池之流匯珍珠芙蓉諸泉以成斯池池上奉觀音大士像以廣慈悲之旨中奉文殊以申祝

釐之讚其泉泓然灑沈而六出游儵若藻搖漾深澗淵乎一勝境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聖城

辛

也滋伯自髫年與次風龍泓西林諸老宿被袂聯唱深契禪悅之宗至今四十年矣而宦迹所洩適以人和年豐感休嘉而濡惠澤厥徵功德於水其義一也地舊爲名士軒南豐瓣香在焉公復將庀材構廈作講舍於池旁以育材成化焉所以津逮樂利喻上善於同原者非一二筆述所能該矣故摭其大略記之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夏六月廿有八日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山東學政北平翁方綱撰并書

龍洞記

布政使 康基田 合河

泰山之北麓有山曰龍洞山有祠祀龍神禱雨輒應自宋以來屢有靈徵立禱廟中丙辰春余承宣山左彌月不雨種不得下乃入山步禱止宿廟中數日甘霖大沛爰酬神貺聿新祠宇往來相視

然後知是山之詭奇絕特不與羣峯爲類初由華不注山南過龍溪循溪行二十餘里至山口澗道盤曲兩山迴合如門環拱互抱高可蔽日直至出口廟見廟立山趾山如重甌四圍陡絕上有東西二龍洞東洞出萬仞絕壁上人陟其巔自下望之如蟻中有泉可吸飲洞口瓦缶尙存相傳昔人避兵於此西洞在山腰烏道盤辟而上洞內窺深繚曲至數百步外人不取前洞之北有石從平地拔起無所依附圍可數畝高聳入雲視日影如建表羣鳥集石罅懸葛垂蘿風煙出入上多古木望之若莎草若叢樹卒莫得而陟也東洞之西奇峰突出山骨森露削若壁墮若墜峻嶒若劍戟上有亭可遠眺山石峯巖之奇勝巖峯相屬耳目不經見思議所不能喻顧其地久荒蓬蒿沒人亟開名山面目妥奉明神祠前更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五十一

立重軒高其垣門左右立亭以配之棗棟樞柄楹礎之殘缺者易之齊廊庖庫之久廢者興之茅舍廢積之當道者移之然後立軒三楹於西山峯下東望絕巘西挹翠峯設堂三楹於西洞左腋面洞北峯脊之峯丹霞映戶青筍列楹土木之事不文不鏤功旣成楹宇連櫺通望周博地靈啟運神安其居發泰岱北麓之精華作濟南都會之屏障非獨明祀事美觀瞻成民利物之大於是乎在不可以不記

佛峪記

布政使 康基田 合河

龍洞旣畢工緣溪而南行二里許溪之北巖曰佛峪其西爲臥佛山泰岱之北麓也重巖複嶺遞引入勝兼石固鳳虎諸山之險奧窳獨闕棲霞之幽居不及也是山萃起壁立上銳而下凹岩穴深

廣可容千人石稜懸空外出下覆如車蓋山後巖岫連沓百泉匯流乘高倒瀉而下長空匹練懸波千仞飛溜噴雪轟雷近石聞人聲前有古寺荒殘年久寺僧飼牛豢豕於巖谷深處蕪穢不治乃撤荒寮理敗垣剗榛莽滌穢濁然後巖見岫顯立軒於深巖之中倚山爲牆山根爲藩籬巖石之飛出者如重軒下覆譎異不可名狀西立一舫右臨深澗左瞰遙峯旁琨竹樹雲石對瀑建亭曰聽雪立門於溪澗曲處小橋流水如環崢嶸澗道盤行復直蓋天鍾秀於是與龍洞遙相輝映龍洞以奇勝此以幽勝秦岱之精華非一邑所能私也故因記龍洞而并及之嘉慶丙辰合河康基田題是記作於丙辰春承宣山左時丁巳夏晉撫三吳戊午量移東河再調南河嗣以事去官十餘年來南北奔馳迄無寧日未及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壘城

五

書泐戊辰奉

命來江視事公餘檢閱存稿時用闕然己巳之夏溽暑鬱熱追憶前時農民望澤之殷秦岱山嶽靈秀之氣往來心目援筆書記於清江之景賢書屋泐石以誌不忘基田時年八十二歲

潭西精舍記

長山訓導桂 馥 曲阜

歷城西門外唐翼國公故宅一夕化爲淵卽五龍潭也潭之名始見於子欽齊乘其言曰水經注灤水北爲大明湖西有大明寺水池淨池池上有亭卽北渚也今名五龍潭潭上有五龍廟亭則廢矣按池上亭卽水經注所稱客亭在趵突泉西北何得以潭爲淨池大明湖在古歷城西南今誤以城內歷水陂當之北渚亭亦不在潭上曾子固北城閒步詩云飽食城頭信意行又云便起高亭

臨北渚蘇子由北渚亭詩云西湖已過百華汀未厭相攜上古城
晁无咎北渚亭賦序云嘗登北渚之址則羣峯屹然列於林上城
郭井闔皆在其下據三家之言則亭在北城上無疑于氏不知淨
池填爲平地迺移客亭及北渚於潭上疏矣今潭上五龍廟猶在
吾友陳君明軒嘉其水木之勝與小香二香諸君募錢於潭西架
屋爲游息地屬予記之元遺山言濟南樓觀甲天下多無能指其
處因念翼公甲第連雲一旦爲神物奪去今以一瓦一椽託之潭
上幾何不與頽垣廢址同歸烏有雖然諸君旅人也寄興而已後
人於煙水榛莽間追尋我輩游蹟或亦有感於遺山之言也夫

重修濟南學使署記

提督學政 季芝昌 江陰

粵精在昔皇王纂祚立均出度經國序民爰立師保之位制澄敘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七

之典故小義小節踐之於髫年四術四教掌之以師氏塾庠序學
呂周其化講射弦誦呂正其業所以毓秀髦於鄉閭敦本原於民
俗法至備也炎漢承統反秦之弊於是學校建儒術興哲王宏謨
賴此復續孝武之功足與禹跡比隆矣嗣後列姓代嬗道有崇替
而發蒙訓滯之方甄類匠物之化罔不兢兢思與古爭烈明繼百
王之後更取士之法設督學之官專以瑩錯頤陶鑄良逸俾青
衿騰躒之士有呂純終領聞檢押而不偷也

聖清撫運文軌聿昭課士之程一依前制卓哉煌煌菁莪之隆化教育
之極則已予自癸巳之冬奉

命視學山左於今二年維聖賢父母之邦漢唐儒林之數稷下淹中垂
聲厲響予膺斯任心恒廩廩思有以正風俗尚士行而愧未能也

濟南爲學使者駐節之地所居在大明湖之濱其壤卑濕流潦環
潞垣堦淪剥棗稅朽敗蓋已數十年未經大修每至多士盈庭則
肩摩肘戛夏秋霪雨則上漏下涇側踵靡所投筆莫違學徒嗟咨
識焉憫焉夫濟南一大都會也轄州一縣十五其爲學十有九學
官弟子五千有奇童子萬計大比之歲十二州郡人士錄科舉者
不下七千人則濟南之有使者署非他郡比宜其有印燥開敞之
適無灌漑漠愒之虞始足以副

國家作人之雅意奮雋敏拔藻之偉觀而迺傾圯逼狹一至若是夫
以文園瓊博之器使執筆於震風凌雨之中未必有上林長門之
麗也江都雲龍之精使飛辯於巖牆薄曲之下未必有玉杯繁露
之奇也矧夫篇翰雲委之地文筆川游之場而顧拳曲其支體煩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五

燒其心神是令鳧藻者流不得馳騁見聞發越蘊藏也斯豈獨使
者所疚心抑亦守土者所深恥矣於是詢彼故實攷之舊章爰究
爰度方期改作適中丞鍾公雲亭方伯劉公眉生廉訪程公懋棠
都轉程公玉樵觀察陳公仲雲咸政成有暇目擊廢弛以爲不亟
修葺後益難治且非所以軫恤士類整肅觀瞻也以其事下濟南
太守王君中峯太守亦斐然有育材興教之思又以其事委之歷
城令舒君自菴舒君心忖色貽毅然力任乃庀徒揆日鳩工選材
匠氏趨承勤而勿亟操畚如雲構梁不日經始於道光十五年八
月二十日閱七旬而畢舊制考棚千有八號今撤而新之又拓其
餘地增置三百三十六號大門二門亦較舊宏峻凡成大堂五楹
二堂五楹四照樓之西廳事三楹又增建一楹內室五楹其西又

增建一楹內室後新建之五楹取內室之舊材爲之其餘屋宇有不蔽風雨者咸加塗墍之功施方髹之飭周遭砥平無水潦之患高墉完固有鳥輦之觀門廡有守庖福維具蓋向時按試濟南生員試五棚乃畢童子或七八棚今旣廓其坐號則待試之士庶乎稍紓旅費之艱無曠日之慮矣是役也倡議者爲中丞及方伯諸公而終始勞其事者則歷城令舒君也凡費白銀五千二百兩有奇通省各州縣伙廉俸分任焉朱綠旣爍墟斯崇於時使者將按試濟南矣乃進耆德故老都人邢彥而詔之曰去腐而適安舍狹而展廣二三子程才之地旣得其所矣宜何以先志立行安學信道以富中丞及方伯諸公之厚意縣令舒君之勞勛哉夫學猶蒔苗春耕者秋穫華落而實收故諺言敗俗諺好敗則姑息敗德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五

惟君子慎其言端其好亟其時是故五經六藝聖人之言彊學力行聖人之好愛日惜陰聖人之時二三子幸居聖人之邦豈無意聖人之道乎夫人舍舟楫而濟川童幼猶笑其僞也舍五經而求道謂之好學可乎故揚子曰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紵絮三千寒如之何謂無當於理用也是以鄙常羞而饜八珍者吾烏覩其知味也棄五經而嗜異說者吾烏覩其識道也夫學道如觀山海然升泰華然後知衆山之爲培塿也放滄溟然後知凡水之皆惡沚也然而獨學無友孤陋寡聞擿墮索塗冥行而已矣故學者貴乎有師二三子善擇師焉可矣方今

國家承平思皇俊乂使者乘輅四出簡拔英賢豈徒摩厲利器離疏釋麇云爾哉誠願有志之士礪錯刀玉隱括廉隅出足以惠民入

足以化俗騰光烈於鼎鐘茂名實於韋布也何則立身行道始於事親進德修業終於事君是以君子不患立名難宏道難遭時不難植躬難苟難者未見其患則易者有時而難矣二三子可不勉哉至於束身率下敦行勵俗固使者之責也然而瞽曠操縵不能齊不齊之耳易牙調味不能齊不齊之口關絕闕看贖滅挺柙是又賴二三子激發其閒以助使者之宣導耳若夫風俗醇美學業淬勵豈惟使者之幸二三子亦與有榮焉遂乃削貞石播嘉聲紀歲月告功成述創修之緣起美文化之克明貽厥來者永爲法程道光十有五年歲次乙未十有一月朔提督山東學政江陰季芝昌記

新修貢院號舍碑記

武定府知府 湯世培 南豐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五

粵稽舉場之設昉自李唐規制書闕有閒雖楊淩以棘圍設衛李紆以貢院標名亦惟慎防閑崇體統已耳未聞於矮屋中加之意也我

朝景運聿隆人文蔚起科目之盛凌古轢今各省設立舉場制固大備第以勅建號舍鱗次櫛比鳩工構料取數繁多其不及精詳者其勢卽有一二士大夫慨然欲更張成局而慮始綦難克終彌鮮其不能不徘徊卻顧者又其情此加意矮屋者之難也山左省會貢院瀕大明湖渚舊額舉屋七千五百二十有五閒制卑且隘每值賓興風雨偶作士子踟躕其中苦不堪言道光五年舉行乙酉科鄉試時琦制軍巡撫山東訥大中丞任藩翰鍾方伯守濟南於風簷窘狀目擊而心怵焉遽議捐廉展拓舊號且增置額數並令

首邑張明府應雲郵致各州縣勸捐方伯素知邑紳魏君祥者熟諳營繕將專其責延魏君而語之曰貢院號舍爲士子進身地偃僕屈曲無以安其身卽無以靜其心憲章皆所弗忍且每科應試人浮於號嘗有不遠千里而來額滿見拊俛俛然歸鄉愚竊笑誠如憲指添設數百號庶免向隅此數百人中安知無聯翩直上者盍相其地而增之亦大有造於諸生也魏君忻然稽首承命董工襄事者爲茅君錫爵王君允中楊君龍雲吳君廣虞賈君延齡汪君天桂花君壽山王君大綸張君文簡也次年丙戌春各憲欲諏吉興修會首邑張明府丁外艱現臨清刺史侯公燮堂平陵舊宰也憲命復接斯篆與魏君酌定章程刊刻圖樣復郵致通省而又先墊銀若干以付司事者卽於丙年九月廿四日興工是年臘月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七

培由滕縣量移歷下大工伊始昕夕競懷圖終匪易以次收貯捐銀六萬二千六百五十一兩視初估之數猶未敷於是秉承各憲教令周至詳明遂共在事紳耆悉意規畫而撙節之自至公堂迤南各號挨次拆修較舊式增高若干展寬若干每號添架小板便皮器物茅號各置廁門上甬廳隙資啓閉辟穢惡龍門前東西隙地向爲華筆池水道勢極低陷去此更無增建新號之基爰濬水渠堅椿木甃以坡石覆以石版填以石灰漿土築其上凡五六層高與地平始堪建屋添建新號五百餘間共得號舍八千九十九有九開用銀四萬四千兩較原估撙節銀二萬餘兩每號增設號板四頁厚寸許用銀四千兩每一號簷置券門一座茅號一座用銀一千四百兩東圍土牆陰兩輒圯改用坡石砌築並鋪甬甬路

與門外牌坊石道及總局火食雜需用銀七千二百兩外園工竣
節省之項尚餘贖銀六千餘兩遂以修葺監臨院暨內簾外簾廳
事房所六百餘楹有坍塌滲漏者概予建築煥然一新捐款如數
銷訖戊子七月大工告厥旋又續收捐銀五千兩未歸工局方伯
檄行武定府發商生息以備士子正科應試卷價益美矣培方
爲歷宰以諸紳士勞績稟聞於上大憲奏之

朝廷恩加銜秩是役也興工於丙戌落成於戊子經年累月極酷暑嚴
寒而不辭况瘁者諸紳士也此固各憲創始之善因以能用諸紳
士而諸紳士之圖功攸終亦無不足以慰憲心也培治歷三載實
始終其事者殫心經理竊幸觀成已丑冬渥荷

聖恩擢守武定行有日矣諸紳士爲之祖餞培思貢院新修將週兩歲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渠

客秋大比士子咸沐浴詠歌而無傷卑隘者誰之力與此斷不可
以不傳至謂講求作育之方上副

盛明雅化宏模廣廈實惟各大憲德惠成全同舟共事諸君子悉心伙
助亦澤流不竭培願與都人士永矢弗諼云爾是爲敘

挑濬濟南護城等河記畧

登萊青道前濟南王

鎮大典

濟南府城內外偏地皆泉蓄爲大明湖流爲東西濼河湖滋蓮藕
河潤稷稻有利無害爲都會奧區鎮遊齊魯三十年見湖水漸高
河水漸淺三四年來湖面溢出岸外督學署前水深尺餘東濼河
水祇數寸不敷灌溉土人於壇橋西築壩蓄東城河水全入東濼
河然河底淤高逼而上者仍不過數寸西濼河中瀦淤溢淹及附
城園畦湖河之利減而害日滋鎮守此三年明查暗訪知城河四

圍及東西兩灤河積淤已久水面擡高致生種種患查省城百餘年來無挑河舊案乃督率官紳履勘估辦各河挑深自三尺至四五尺不等然後水由地中湖面陡落二尺而東西灤河各深三尺餘寸得復有利無害之譽亦素食三年一快心事而指揮如意襄我歲事者汪子兆桐也至辦工原委已具府詳董事人刻之碑陰

挑挖護城河竝東西灤河碑記

濟郡連年雨澤愆期民艱於食省會首邑尤多嗷嗷而來者士商咸不利焉各大憲心甚憂之郡伯王中峯老公祖以爲土日積而水日涸則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無旱乾之災歷下名泉七十有二匯爲護城河城垣內外居民鱗次污穢所積闐溢河干非經疏濬恐不足以宣地氣而召祥和也因設局平糶以濟民食竝面稟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五

各大憲僉以爲可遂尋河流源委親詣勘估竝商同邑令韓介侯首捐廉俸委珏等勸諭士紳商賈量力輸助委候補鹽經歷韓煜候補府經歷陶洪昭章邑縣丞袁淦歷邑捕廳方啓縉等督修擇於三月二十日興工挑挖護城河周圍長二千一百七十一丈自檀橋東灤河至平水牖長一千二百二十五丈自衛牖西灤河至臥虎牖北段家園長八百二十丈自趵突泉至西門弔橋長一百六十三丈滾水壩迤南山水溝長八十六丈又新建南門迤西滾水壩一道迤東迤西護城石泊岸二段歷山門牌坊一座西門外灤源門牌坊一座迤北護城石泊岸一段自官廳至弔橋石街一道北門外匯波門牌坊一座牖口一座拆修東門外齊川門牌坊一座弔橋一座迤北泊岸一段南門弔橋一座西門弔橋一座灤

源橋一座上砌花牆二段北門內石橋一座壇橋一座衛橋一
座新添小板橋泊岸一段工未及半而甘霖普被田禾淳興傳曰
兩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豈不信哉嗣並將城內各
署泉脈所出水道所經曲溝短巷罔弗開通於六月二十日竣事
先是大明湖瀦水苦深菱荷不甚暢茂西門外一帶近河居民每
大雨時行山水暴漲漂蕩室廬夜不安枕北壇迤南河水漫溢道
路沮洳行人裹足東門北門外近城之地多被兵民認種侵佔河
壩以致河身愈隘下流愈橫城北田宅閒有浸沒是役也非徒肅
觀瞻之謂實羣黎禍福所基也昔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堦成而沃
壤興史籍傳爲美談以此役較之有其過之無不及焉邑之人樂
觀其成以爲功堪不朽遂撮舉顛末而爲之記道光十六年八月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歷城

卒

日邑人金洙楊龍雲汪珏吳賡虞朱曾田等公立

江西會館記

濟東道 陳守訓 江右

江西會館在後宰門北建自前明祀許旌陽真君沿舊稱

萬壽宮爲江右仕商宴會之所

國朝康熙四十六年價買張思恭基地始擴而大之乾隆五十年乙
巳濟東秦武臨道陳守訓濟南府知府曾廷樞率同鄉重加增修
有真君正殿前有頭二門外有屏牆東西廂房各五間後有房舍
規模大備題額改署江西會館按真君有廟祀自晉始唐咸通以
後賜額皆稱觀宋大中祥符閒賜名景德徽宗政和八年賜名延
真始改觀爲宮加萬壽二字冊號神功妙濟萬壽宮明嘉靖閒御
書妙濟萬壽宮五字賜之真君殿之稱萬壽宮歷有由來故相沿

至今然直書江西會館亦於江右祀真君之意不相悖也

蘇常義冢碑記

東昌府同知 吳人驥 天津

余友沈二香以同人共置蘇常二郡義冢地屬余記其事噫嘻此善舉也余何敢以不文辭爰爲之記曰生人不幸而飢驅而旅游又不幸而天札而災癘極不幸而終鮮兄弟并無室家以至游魂無所旅櫬無歸求所謂青麥在郊荒煙宿草者且不可得何累累也當其初亦有同旅以及友朋尙能報其親穿而替其鄉里久之而厝於廟暴於野竝莫識其生何姓居何止隻隻家室有求其死所而不知者又可悲也苟非鄉之人爲之安其體魄誌其姓氏記其里居則異日者將安所指其墟而知其爲某某耶則義冢之設豈惟是藪骨掩骼之爲誠不可以不亟亟也今諸君以蘇常二郡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歷城

空

人之在東省者向無義地請於觀察宋公泰守徐公邑宰吳公倡始其事復有福中丞捐貲助其成於歷城南郊買地十八畝收客死之柩而葬焉明界止以防侵占議規條以計久長良足書也若夫日增月益則仍不能無望於踵事者焉遂援筆而爲之記如此

我太祖皇帝造邦之三載察蒸黎之利病繫牧宰之不臧以爲一郡得其人則萬家優以益非其人則僥而弊一邑得其人則悅而化非其人則侮以違擇而任之功乃成矣繇是章邱縣令清河張公名禹字德昇由鄒枚之列登卓魯之秩副旁求也公達於政事妙有機神以用猛則殘非愛民爲大之道以任寬則弛非嫉惡如讎之義慮酷吏之陷其民也躬在庭而評獄訟慮猾胥之蠹其民也親行部以督國租慮強宗之冒其法也示禮節而制其心慮黎老之失其所也加撫勞而慰其意愛民嫉惡在乎中焉邑內舊有女子號和孃者本依神道其實妖巫雖求福不回君子匪從於盪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章邱

奎

眩而婦言是用小人盡信於譸張暨殞厥躬共營斯廟中堂崇峩於烟際迴廊繚繞而霞映度其費則千金之重計其役則萬功之多當始創迨今蓋數百載矣常有狡徒思利先倡爲宗惑其從俗之民教以事神之道故淄齊德棣之眾春夏秋冬之期相率而來唯恐居後闐咽如市喧騰若雷莫不頌以犧牲醇其醪釀或縑糊盈於筐篚或纂組製其裳衣咸用薦神以祈降福巫覡瞋目而銜齒妄爲倚狀之言俳優擊掌以揚桴曲盡詭譎之體爐烟結而如霧杯酒澀而成池人百拜以忘疲神三獻而未已或曰農桑不息慮神之所殃或曰廢舉有成賴神之攸護旣禱且謝剖膺披心浸以爲風相沿莫革公化思變俗志在祛姦英俊雖居於下僚盤錯始明其利器乃召其佐吏而謂之曰夫聖人之制祀也法施於人

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
扞大患則祀之苟越祀典是干國經今和孃者非正直之神乃淫
昏之鬼若斯之類而無一焉慢之則不能爲其災敬之則不能介
其福而多歷衡紀徒耗蒼黔非彼媪之有尤蓋斯民之無識爲之
淫祀成此亂風其弊一也國家則稼穡於三壤調賦輿於兆人將
畜眾以強兵用夷克而剪暴而民閒急茲祀事慢其邦賦以府庫
之實爲祠祭之資其弊二也民家男勤於稼女力於桑將用衣蔽
其身食充其腹而聾瞽之輩影響相從暮年之中四時之祀所費
之直多者不減一萬少者亦滿數千皆破以糗糧耗其杼柚凍餒
之患斯及怨嗟之思讎多其弊三也每遠邇之民享薦之際膠膳
充溢糶帛流行姦民貪吏假物持監警之名鈎爪鋸牙恣攫搏吞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草邱

奎

噬之志福曾安在財則斯殫其弊四也夫王者之爲政也分長幼
之倫重外內之別以今以古何斯違斯今因以禱祠遂相奔誘雖
被汝墳之化尙存溱洧之風其弊五也且聖君當宁賢輔持衡謹
肅憲章誠勵風俗儼茲祠宇戒彼眾多混淆旣損於皇猷廢棄用
懲於黔首於是勅丁壯具畚鍤率僚吏召耆耄以至於祠所公乃
厲聲曰爾本爲左道大惑平民啟廟貌於茲竊豆既既久生而况
乃爲愚婦歿而豈能爲明神但徒賊我民之貨財盡我民之情性
宜毀其像俾殄餘風乃叱役夫執具而進羅裙錦袂變煨燼以飄
空丹臉絳脣作塗塗而委地狂民以之奪魄姦媪由是吞聲則知
感神女於灌壇豈徒虛語殢邪巫於鄴縣信而有徵巨蠹旣除羣
黎自肅公曰眷乎大壯介此名山况其東接淹中南連闕里宜延

造士廣聚學徒闡其儒素之風助我文明之化比夫毀撤可同日
哉遂以便宜陳於郡府權知軍州事清河張公名遂元監護曲公
名彥饒判官隴西段公名延祚偉其英斷尋以狀聞皇上喜屏茲
回樂開學校既深稱嘆優詔從之俾召英翹爲之師長寓賓前守
冀州薊縣令鮮于迥前守滄州司戶參軍樂安縣孫良弼處士隴
西李芳竝士林杞梓儒苑荃蓀強記洽聞繼洛中之三嘏尙德比
義若魏代之一龍或棄官而歸乍娛於泉石或遁世無悶素處於
邱園遠副皇情共爲義教改耽耽之神宇爰作杏壇列森森之社
樹卽爲槐市旣而橫經之子負笈而來尋聲不遠於燕秦請益俄
周於洙泗三子者博聞其道善誘諸生憤悱者叶洽其心俾之觀
奧佻達者優柔其性致彼自強爲山而旣免功虧飲海而皆忻腹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章邱

齋

滿懿哉公崇德辨惑去邪勿疑廢彼淫祠設茲鄉校神絃罷奏唯
聞讀誦之聲廟食休陳但習豆籩之禮化助文翁之學道光虞帝
之庠所謂齊一變而至於魯者殆庶幾乎家旣移風民咸自訟且
曰自明府下車之後削其煩碎遏其陸梁惻我困窮撫我鰥寡而
我曹昧乎正道聽於淫神長惡不悛爲日斯久黷賢人之政實我
曹之罪也今明府加我以德教釋我之昏迷出諸魍魅之鄉入乎
仁壽之域可謂生我者父母訓我者明府耳乃各誠其子孫曰汝
趨學於三君用彰明府之德且補吾輩之過諸父老復相謂曰嘗
聞之智者利人無德不報明府利我等厚矣我等將何以報之且
明府政成一同考及三載所宜請樹豐碑而紀德以顯後昆乞勿
惜詞費以字吾民庶安其化列狀旣陳於熊軾飛章旋達以龍輝

帝用嘉之特命其請朝獎爰頒於泥檢省郎超進於鎧曹播政聲而旣在貞珉順民欲而復畱莽歲與其陶公疎於濟物遠免而歸謝令暴以臨民雖推不去安可摧其優劣哉是知勒翠玉於須昌刊他山於榆次觀今日之事又何代無人乎遠爰自海濱偶遊濟上入言偃絃歌之室旣沐清風登鄭元教授之堂彌知令德遂抽鄙思強紀芳猷愧無猛將之才可竊外孫之譽顯德三年四月六日記

關帝廟碑記

宋兗州龔縣主簿 李端臨

土固有徇生而譽滅一時死義而名新千載者豈不以其人之賢否哉其賢謂誰蜀前將軍關侯是已侯事先主起范陽數有戰功歿於建安二十四年丁未迄今皇朝癸巳以長歷甲子推凡八百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章邱

奎

九十有六年英聲言言在人耳目而不可泯沒信所謂死義而名新千載者也至後世議者妄引薛安都歷下生蕭摩訶輩竊以爲侯比豈其倫哉按蜀志中郎將公孫瓚嘗表先主爲青州刺史田楷拒袁紹於冀州及還平原相以侯爲別部司馬章邱視青惟驛隅顧平原位西北前後相距皆不贏二百里亦侯平生捍災禦患盛德動人處於廟爲宜於祭祀惟稱政和二年春邑人喜其歲大有年無螟螣饑饉癘疫之憂人物阜安陰陽攸敘寒暑兩陽旣順旣時男有蓋藏女多紡績咸欲報神之慶新廟宇以奉之於是想像威靈萬口一詞赴功之日屬邑民大合會轂擊車馳轆轤鉦鈞父詔子行兄趨弟往疲瘵幼穉旁午絡繹雍雍熙熙無有怠倦凡土石椽棟黍黍黝聖之須邑民是餽是供駟踏駿奔惟恐後予板

築始基蹙鼓弗勝力役傭工無虞僦直梓人執斤陶氏冷甕雕鏤
削憑畢來薦能衝從廣表皆應繩式越明年三月朏殿成挾廡正
門中峻旁翼實實枚枚龍翔虎踞盤穹霄而鎮地維神亦休止恍
若降臨犧牲碩膺黍稷豐腆進退偃僕將命惟勤十筮滌濯且吉
且獨相與擊鼓吹竽以奉神棲月戊午既生魄道士李守庭始刻
石遠文再拒再請於是爲載其行事併作迎神之章俾世歌而祀
之至其功之赫然見於史牒者此皆不復道也其詞曰

屹屹兮巍巍鳥之革兮翬之飛上既安兮下固侯庶幾兮來歸侯
來歸兮來下雲駢度兮風爲之馬飛廉兮不舞霽威聲兮雷公之
鼓朝暉暉兮姓陽夕暝暝兮時藏自今以往兮歲其吉康牢有牲
牲兮田多稻梁庖鱉兮膾鯉保佑我民兮既多受祉驅伯強兮氣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章邱

樂

無札瘥拜侯嘉兮惟神之歌歲春秋兮無懈其祀用昭神德兮萬
古不磨

胡山記

宋
朱衡鈞

胡山於章邱爲最高其神亦爲最靈相傳禱必有應治平二年三
年夏境內連渴雨始平馮公仰山欽神克意勤請命其門人衡鈞
辭以爲祝而遣其佐寮奉之率眾民以登祭始以尉王君和之行
旣徹卽兩次以簿陳君表臣行約三日如期雨仍歲竝濟閭境薦
豐感休圖報卽山作廟以木易石以宇易龕神就宴嬉人起嚴肅
使夫神有常福人有常告於事得宜茲用爲記

章邱重修宣聖廟碑記

金滑州軍事判官
姜國器

學校之設先王所以明教化厚風俗作成土類也成周之時家有

藝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其教養賓興之法無一不具故采芑詠于新田菁莪歌于中沚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號稱譽髦者藹如也去古寢遠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先王之制幾於掃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宮室營宗廟爲臺榭作門廡者載在國史莫不備書之至於學校之制獨無紀焉漢唐以來而稍稍復古畱意於茲至永平開元之際亦不謂之不隆然當時非特上之人有以倡導而亦循良之吏如文翁常袞者爲之勸率焉國家承平日久兵革不試年穀屢登正右文之秋也有官君子不於此時主張吾道增飾儒宮是使文翁常袞之徒專美於前也陽邱齊之巨邑舊有學在城西南隅歲月滋久加以兵火之餘廊廡門庭蕭然一空殿堂僅存頽簷敗壁不堪其憂前後令丞不知其幾人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章邱

宅

視此而恬不知恤大定歲次癸巳秋八月從事尹公莘致君以進士登乙科來貳此邑首謁殿下四顧荒涼不勝慨歎然視事之初未遑修也洎三年有成政適多暇一日謀諸士大夫曰嗟乎佛老異學吾徒鳴鼓而攻之者也今琳宮梵宇遍滿郡邑未覓碧瓦爛然相照吾夫子有功萬世吾徒之奉師反不如異學之拳拳也斯亦罪人矣迺出已俸帥先邑人相與鳩工度材會不踰時而告成棟宇門牆衣冠繪像燦然一新邦人愉愉若覩闕里俾春秋之祀不適於野豆籩之禮有列於庭將見蘭臺之英金闈之彥壘壘然由此而出不其魁與噫郡邑之官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豈徒弊精神役思慮於簿書獄訟而已哉有能講先王之制尊吾夫子之道使教化之宮廢而復興禮義之地荒而復闢可不謂之賢乎且

公勇於義果於政至其章章治迹著民耳目者則有與人之誦此不復紀予與公爲鄉人又同筆硯閒見聞其事爲詳故於此亦喜書而樂道之雖不吾請猶握管以俟況有請之勤者耶大定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徵事郎前滑州軍事判官姜國器記

重修宣聖廟碑陰記

金從事郎行縣丞 尹莘

廟學基址僅存歲久不葺地勢侵削日就狹隘殿堂雖在不足以庇風雨予適承乏爲邑丞且慮棄去不修則寢至隳壞迺出己俸以帥先士大夫及邦人之好事者量力相時以助其費至於不給則繼以私財易其弊陋如丹雘而一新之更飾廟貌皆設漆帳復爲前簷三楹東序西序各五閒皆樹以文木繪畫速肖諸賢其左邱明以下從祀形像儀門三閒以粉垣易之畫戟度數禮無違者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章邱

突

前門一閒東西築雉垣以限內外周圍固之以大墉其地則殿與臺門相去五十二尺強半東西序相去四十一尺二門相去一十二尺門至南牆闢爲街一十八尺南澗一百二十五尺北澗一百一十二尺南北長二百三十五尺蓋侵削之外見存者耳殿後舊有堂今則易其名爲明教其坊則榜之曰崇聖又爲祭器二百餘事春秋奠饗相亦充用命工經始在七月初吉泊八月上丁禮畢張樂爲具以落成之是日居人駢集黃童白叟爭先覩之爲快始知有禮義之風已而鄉老王暉者施以豐碑於是邦人共請旣爲記以刻之予以謂後之來者宜知無子產之徒不惟不毀必有以潤色之也故鳩集其同力者紀之碑陰云從事郎行縣丞尹莘記

古之畸人於世齟齬不偶則多託之瓌璋儼儼沉浪不經之談以洩其牢悻沉鬱之氣當七國時天下治方術者多矣若惠施之駘蕩公孫龍之堅白莊周之泆洋自恣皆有所託以洩其牢悻沉鬱之氣者也而是時齊人鄒衍獨以談天鳴其言自禪祥制度至天地未立自中國赤縣神州至環海之外闕大窈冥不可方物王公大人見其術瞿然顧化所至無不徹席擁蓐請列弟子之座然其術大難施故卒用客卿終太史公謂衍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庶稱衍知已而桓寬王充以爲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不無太過余觀衍之書雖怪迂不可爲訓而要歸於仁義節儉其五德轉移之說歷代師守不變嘗竊意其人振奇吊詭如漢之東方生魏之管公明晉之郭景純唐之一行和尙皆堪令天地吐氣而日月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章邱

充

銷光非世間醜醜士拾潘履遺者所能望肩睫也衍故邑人邑東十里許有衍墓余涖邑卽欲爲衍置祠而會邑父老聚族謀立岱嶽行祠於治城之東北隅將落成余前父老語禮諸侯祀境內山川爾父老於禮不得祀岱嶽祀衍便父老有難色余更語父老爾等祀岱嶽夫非求福田利益乎志稱岱嶽能興雲致雨而衍在當時吹律生柔叩心飛霜此其靈異能爲若等福田利益夫寧減岱嶽爾父老顧不此之尸祝而彼之社稷爾父老必欲若所欲余卽不佞不能終事爾父老父老乃始釋然曰吾儕小人不知鄒公之賢若是請如明府諭祀鄒公便余旣置衍木主祠中而顏之曰談天遺蹟因記其始末且爲樂章三闋俾父老以春秋歌而祀之歌

盤山兮繡江伐鼓兮鏘鏘美人兮何方余心兮菊皇右通若有人

兮陽之阿冠崔巍兮披薜蘿肯予醴兮顧予歌翩翩下兮舞婆娑

右酌天若墮兮神若瀉雲爲車兮風爲駕來何馮兮去何藉念我

民兮彌鴻化歲歲年年兮擊鼓逐右送

修大小清河記

許成名

濟城之陰曰大小清河皆水支流也濟水伏見不常名隨地異拔發於沈溢於滎至於河浮於汶東達於濟入於海濟今之大小清河也小清出趵突泉流大明湖經華不注山會龍山河經章邱會清灑二河經鄒平長山新城會孝婦河又東經高苑博興樂安會烏河北由馬車瀆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也成化癸巳開道塞水溢大參侯官唐公議召饑民數萬濬數百里通舟楫之交廣魚鹽之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章邱

辛

利得湖田數百頃歷城之有稻實自茲始迨嘉靖癸巳蓋六十年大清如故而小清之道自博興而西及清灑孝婦諸河皆決塞爲害歷下之西北百里水盤迴山阜道多梗塞每秋雨暴漲溪潰川奔漂居廬災禾稼濟人之憂莫甚焉惟時菴袁公來撫茲土乃奮然曰水以養人顧以害人治之無道耳吾聞之善者順其性莫與之爭爲之委以殺其勢斯轉害爲功矣害之弗祛惟撫之愆遂自博興達歷下開小清故道幾三百里疏鄭黃溝分新城之流疏新河殺烏河之勢其清灑孝婦諸河則濬其塞導其支而樹之坊於是諸水悉平咸注之小清河矣又歷下之西南大清河之北黃岡之西舊石橋四出迴折八十餘里河旁達曲貫於是諸路之水咸注之大小清河矣夫濟水經緯濟兗之墟千餘里派析條分驅而之

道俾生民無水之虞而反滋其利然非抱康濟之蘊篤極惠之誠
闡蒸黎之利審山川之紀未有能濟者也於乎唐起其端而公益
大其後上下百餘年鴻猷駿功炳炳齊魯邇其時亦癸巳若造物
相之而然者其數數哉苟嗣是有爲之紹始萬世之利也竊謂九
河失道神禹蹟微而江北克冀之區每秋水橫發任其泛溢而莫
之理畏動寡謀者則諉諸海桑陵谷之變而貪功喜事者又鑿以
自用而昧水之宜乃若樹不可已之功惟仁且智者能之故清河
之役三載而民不困是東人之利罔窮而愛弗竭者爲志其略俾
後有考焉

章邱水利

山東水利管窺畧

國朝樂安令

李方膺 虬仲

章邱縣之所以被水患者總恃地勢高阜不經理水道之故也繡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章邱

十一

江河卽消水也南面山泉雨水從爪漏河會歸繡江入大清自西
南而東復折而北城西一面諸水全瀉於歷城交界之白雲湖亦
歸繡江是繡江一河爲水之歸宿乃章邱全邑之命脈也河內礮
磴七十二座每座用石壩橫欄如七八丈河面儘存丈餘逼水陞
高則衝激有力而磴輪得以靈旋六十餘里河身橫截七十餘座
石壩節節阻滯格格不通山泉瀑漲旣難暢洩自必橫流有害民
田此繡江河之所以爲害也小清河發源於東嶺長白二山不過
章邱東南一角之水耳自山頭莊至柳塘口入減水河歸齊東縣
直南直北得地勢之高低順水性之自然而今則堵築柳塘口鬱
折東行殊不知在河之下游不可不折不折則不舒賈讓所謂使
水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是也河之上游則必不可折

建饒犇騰宜避其鋒禹貢自積石三千里直至龍門然後南折華陰是也章邱乃小清之上游也章邱境內水行地上不過兩岸浮堤束水成河再加之堤根挖洞引水灌畦百孔連絡是水未平堤而先從堤根肆散及既平堤勢必冲決旁流無所底止乾隆二年曾議減水河不開無害於鄒平等縣有害於章邱齊東今章邱堤決先害本境民田次及齊東麻姑堂等處仍歸於大清河此河之開與不開特爲章邱齊東之利害而兩縣堅執以爲不可究不知其不可者何所指也

重修陽邱書院記

章邱邑令 張萬青 分水

古今來道德之歸政治之本端在乎學矣學之規肇自虞庠而夏序東西殷膠左右沿之周爲學有五厥制加詳漢立三雍晉興兩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一 書院

七

學唐分七學宋元設山長書院明置府州縣衛儒學雖建學遞殊其廣勵羣倫則無異

皇朝教訖四海化洽百年猶歎偉歎洵萬世而一時者乎

聖天子光昭文治凡茲在位殫力勤宣誠以敦學之事任人自爲之非

所以植綱維成風俗也章邱固濟南名士區也予旣莅任之明年

諸如濬河渠疏溝澮治巷道葺壇宇相度經營粗獲就理而又里

編甲長戶紀丁男庶使頑猛無所容而民氓易與爲善每念漢書

循吏傳敘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各有稱述而首推文翁治行

非以其興學廣教入人心者深耶縣治西舊有書院康熙乙亥中

予郡戴君前官斯土時所建夫居官而能立學可不謂知大體耶

顧不數十寒暑而頽垣破屋半委榛蕪豈興之難而廢之易歟抑

繼之者簿書期會無暇念及此歟予適捐俸程工而邑之人士共襄其後會作於壬申之冬告成於癸酉之春凡五閱月而竣事爰是休息有舍講畫有堂來學者喜其親師樂羣之有所也適請予文記於石予思學以繕性亦以廣才六籍所陳四子書所記先儒語錄所撰著大都教人以自爲奚藉乎有司雖然於予心有不釋焉今夫人爲一事而非在上者勉其進戒其不率則爲之而必不能底於成卽間有成者而亦不能羣然竝底於成此豪傑之士無文王而興者自古之所難也夫今猶古也覽盤山之聳秀挹繡水之清澗固造化靈奇所鍾而人材挺生之藪也邑乘所載城鄉綽楔所畱名賢接踵儒林賢達後先相望以輝史冊而光俎豆者殆未易更僕數豈皆天之生是使獨耶其亦有所觀摩而然者耶惟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章邱

七

諸生講其德行習其文藝優游乎仁義之途直追古人而從之其遇也鼓吹休明備

國家任使之用其未遇者亦敦詩說禮使鄉黨之中皆慕其德而善良焉是則予所以興學而亦卽戴君立學之意也夫遂鑿之石用勸邑之慕學而志於古者

修落坡河記

章邱邑令 史在篇

陽邱固巖邑也其閒挹澗灌漑水利徧於東南而西北諸村獨蒙其害由來舊矣余旣承之茲土幾爲規畫籌度不得其故於丁丑之夏親履其地見其形如仰釜萬壑爭趨民日在浩翰烟雲閒顛連困苦歲以爲常心甚憫焉於是日夜爲疏濬之謀往來其地者久之見有落坡河故道隱隱若可尋者慨然曰興利除害吾職也

敢自委乎乃窮其原委度其廣狹計工而受之粟俾開導決排引
五十餘村之水入於落坡河以入之清河從此出作入息無苦昏
墊庶幾呻吟之聲稍息也敢自以爲功用誇我父老子弟耶事之
廢興成毀不容彈指當落坡河之未修也膏腴之壤化爲荒梗蔓
草之場久矣豈復知有今日更生之慶哉然已利害乘除變於俄
頃如此則從此數十年或數百年又安知今日之膏腴不且化爲
荒梗蔓草也噫法無長存行之惟人難成而易敗者天下事莫不
然也竄獨一落坡河哉乃碑而記之下至用工若干捐穀若干捐
地若干墊銀墊米若干咸附其後使後之人得以考焉

濟史公河記

章邱邑令 張萬青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章邱

書

事固有舉之而必不可廢廢之而必不可不復舉者匪直陂渠爲

然而陂渠其一端也陂渠之利旱乾則足資灌溉而水溢則有以
洩其餘惟斯民狃於旦夕之安而不知久遠之計吏之號才能者
但務刀筆筐篋苟非法令之所及則竄拘牽常算而不敢一輕用
其民陂渠之舉而廢廢而不復舉其或由此也歟余自蓬萊移章
邱每策騎郊行歷阡陌之縱橫睹菑畲之衍沃儼然泱泱大國之
風第未見所謂通田閒之水道者私心竊疑之雖不必并有溝成
有洫若古匠人之所爲要其制烏容盡泯也城北有洛泊河尋其
故道久已屬湮塞詢諸土人知曾經前令史君疏濬積久不治蓋
五十餘稔矣往年九月前大中丞今任江南西制府鄂公親按郡
邑爲

天子鑿飭官方勤恤民隱臨所部余上其事因得相機宜定規畫乘農

力之餘閒家撫戶諭竝不苟切之以速其成民皆奮興計里分工以疏以濬於十一月起工今年二月閒工竣揆諸史君所濬庶幾得其遺意焉鄉之老者來請曰願有記余思河之得復爲河在余亦不過集眾廣益因人成事已耳而還念民之踴躍奮迅竟相與舉其所廢者寧不可著其辛劬耶河計廣若干尺深若干尺延袤若干里用民若干工皆宜書之以告後之人至若史君之創始經營具列永豐石碣沐膏而詠勤者猶歷歷能言其崖畧而茲概不及詳也洛泊河一名史公河宛爾鄭渠召球云

寶家灣記

章邱邑令王溥山陽

寶家灣瀨河第一陡折險處也瀨河出縣東南長白東陵二山至柳塘口與小清河會北瀆水繡江河疏入大清而小清直以瀨水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章邱

壹

爲源土人以下游名上游統曰小清河河自山頭店以上山行數十里有漫溢無沖決經韋陀莊至灣口初放平地勢駛力猛灣又由南轉西數沖敗庚寅六月決一百二十餘尺辛卯六月決一百五十餘尺七月復決二百四十餘尺害浸劇修治浸難

聖天子軫念元元開倉賑饑者民免流亡而傍灣膏地千餘畝淪沙淤

廢不治百姓元氣未復弗遑也壬辰春大中丞徐公奏浚小清正河予捐金爲倡勸紳士助貲河工竟儘有餘者萃於是工延附近士民董役凡長二百五十尺高一十一尺用石二千五百尺用木一千二百株用灰十二萬用工五千餘六月十日竣溯興修爲日八十有七嗚呼太史公河渠書曰河所從來者高激湍悍難以行平地禹斯二渠以引其河瀨與河大小異情形通相埒今計久遠

師神聖自灣口別開支河屈曲北注至鮑家莊直萬家口入正河水勢分則流殺顧廢田疇以數千畝計難之其次繕修隄防歲挑對岸積淤抑亦百年利也工成董役士民以碑記請於是乎書

修潔河馬家口至左家牖記

章邱邑令 王 嵩 黃岡

小清河發源於長白東陵二山至劉各務突放平地勢駛力猛而馬家口又由南轉西直衝右岸故數為潰敗此齊東縣置修河官地前令山陽王公指為第一陡折險處也雖歷年增修仍止培土為岸不能堅實深固歲庚午余來是邦大雨頻仍幾有漫溢之患有鞏文禮鞏存方等捐率董修堅築灰岸功成後士民以免差垂記為請前此優免舊有條示所修馬家口至左家牖五百餘丈為地既遠為力又勤今春鞏姓趙姓按戶捐辦復逾正供之數而左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二
章邱

七

沈尹柴北套數莊均能共勦其成除照舊優免外爰勒諸石以為從善急公者勸是為記

